

明

紀

冊  
三



明紀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篋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五

起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十九年春正月丙午命以原官入閣鑾初輔政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比行邊諸邊文武大吏橐鍵郊迎恆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歸裝千輜用以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 封左都督方銳爲安平伯皇后之父也 辛亥吉囊寇大同殺指揮周岐

嚴嵩屢被彈劾求去帝慰留謝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盛事爲解而謂諸臣中無爲陛下任事者欲以激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辨且言瑜擊臣不已欲與朝廷爭勝帝於是切責瑜而慰諭嵩甚至 霍韜之被詔詰問也對請問之郭勛帝責其支詞務令指實韜窘乃言扈從諸臣無不受饋

遺折取夫隸直者第問之夏言令自述至各官取賄實迹勛具悉始未當不欺如必欲臣言請假臣風憲職循途按之當備列以奏帝下所司韜懼不當帝旨尋赴京列所遇進鮮船內臣貪橫狀帝亦不問二月左春坊左司直任瀚拜疏引疾出郭戒行疏再上不報復自引還給事中周來劾瀚帝令自陳瀚語侵掌詹事霍韜帝怒勒爲民翁萬達遷浙江右參政張經以征安南非萬達不可奏留之乃命以參政涖廣西經進萬達及張岳於毛伯溫伯溫與岳語數日曰交事屬君矣萬達亦言揖讓而告成功上策也懾之以不敢不從中策也芟夷絕滅終爲下策伯溫然之乃會總兵官安遠侯柳珣及經萬達岳等議徵兩廣福建湖廣狼土官兵凡十二萬五千餘人分三哨自憑祥龍峒思陵州入而以奇兵二爲聲援檄雲南巡撫汪文盛帥兵駐蓮花灘亦分三道進文盛以副使鮑象賢領中哨萬達獲安南諜者丁南傑解其縛厚遇遣之怵以天朝兵威莫登庸大懼珣景之

孫也 日本貢使至京乞賜新勘合部議勘合不可遽給務繳舊易  
新貢期限十年人不過百舟不過三從之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臺官言當食不食帝喜以爲天眷 王廷相言遼東總兵官馬永善  
用兵且廉潔宜仍用之薊鎮作京師藩屏未及調卒遼人爲罷市喪  
過薊州人亦灑泣兩鎮並立祠永爲將厚撫間諜得敵人情僞故  
戰輒勝雅知人所拔卒校後多至大帥論者以永與梁震有古良將  
風 戊戌詔修西苑仁壽宮 擢洗馬鄒守益太常寺少卿掌南京  
翰林院夏言欲遠之也御史毛愷言守益不當投散地請留侍東宮  
以阻成命謫寧國府推官 夏五月工部尙書蔣璠致仕京師營建  
率役京軍多爲豪家占匿及大工頻仍歲募民充役費二百餘萬璠  
以爲言請停不急之工豪家所匿軍畢出在任年餘募直大減 先  
是以大工頻興役外衛班軍四萬六千人郭勛籍其不至者責輸銀  
雇役廩食視班軍戶部尙書李廷相嘗量給之及梁材代廷相堅執

不與勛劾材帝命補給醮壇須龍涎香材不以時進帝銜之會勛又以軍不足籍逃亡軍布棉折饟銀募工材言今班軍四萬餘已足用不宜藉口耗國儲帝從其奏勛益怒劾材變亂舊章帝遂責材沽名誤事六月落職閒住歸未幾卒年七十一當是時大臣多阿上取寵材獨不撓以是終不容自材去邊儲國用大窘帝乃歎曰材在當不至此 沙賊黃良等復起帝詰兵部以罷江淮總兵之故乃復設以都督僉事湯慶爲之給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後復裁罷 辛巳瓦剌部長款塞 秋七月癸卯吉囊入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於宣平敗之壬子又敗之於桑乾河 戊午振江西災 河決野雞岡由渦河入淮舊決口俱塞徐呂二洪流漸微命總河都御史郭持平治之 合肥人段朝用以燒鍊術干郭勛言所化金銀皆仙物用爲飲食器供齋醮卽神仙可致也勛進之帝帝立召與語大悅陶仲文又薦之朝用獻萬金助雷壇工費帝嘉其忠授紫府宣忠高士加

勛歲祿百石朝用請進數萬金以資國用又言帝深居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喜思習修攝術八月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親政如初舉朝愕不敢言太僕寺卿楊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聖諭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神仙乃山棲澡鍊者所爲豈有高居黃屋紫闥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翬舉者哉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大怒立下錦衣獄丁丑予杖百杖未畢而卒監國議得寢而廷臣益震懾大臣爭諂媚取容神仙禱祠日亟矣 韃靼別部入平虜城劉天和伏兵花馬池寇戰不勝走河上遇伏兵多死於水吉囊乘虛寇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潦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畏縮劉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尙文令立功九月陝西總兵官魏時角寇至黑水苑尙文盡銳夾擊殺吉囊子小十王寇敗欲自寧夏去寧夏巡撫都御史楊守禮延綏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鐵柱泉斬獲共四百四十餘級 仇鸞陵柳珣令

戎服謁珣不聽鸞劾珣珣亦自訴帝責鸞輕傲己酉召還卽以珣代  
毛伯温等進駐南寧檄安南臣民諭以天朝興滅繼絕之義罪止莫  
登庸父子舉郡縣降者以其地授之懸重購購登庸父子而宣諭登  
庸籍土地人民納款卽如詔書宥罪登庸大懼卽遣使詣翁萬達乞  
降萬達送之伯温所伯温承制許之期十一月束身來歸萬達先築  
壇鎮南關張御幄置幙以待 冬十月庚申罷各處曠場從給事中  
曾鈞之奏也 甲子顧鼎臣卒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康鼎臣官侍  
從時憫東南賦役失均屢陳其弊帝爲飭撫按釐定崑山無城言於  
當事爲築城後倭亂起崑山獲全鄉人立祠祀焉 十一月操江都  
御史王學夔蘇松副使王儀討賊敗績停俸戴罪未幾殪賊江中進  
秩一等 莫方瀛已死莫登庸帥從子文明及部目二十四人囚首  
徒跣匍匐叩頭壇上進降表毛伯温稱詔赦之復詣軍門匍匐再拜  
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爲藩臣伯温宣天子恩威納其圖籍并



所還欽州四峒地權令還國聽命馳疏以聞安南遂定是役也功成於伯温然伐謀制勝汪文盛之功居多 丙辰慈寧宮成 帝有疾

既而瘳喜陶仲文祈禱功特授少保禮部尙書仲文起筦庫不二歲登三孤恩寵出邵元節上乃請建雷壇於所居黃岡祝聖壽以其徒臧宗仁爲左至靈馳驛往督黃州同知郭顯文監之工稍稽謫顯文典史遣工部郎何城代督促甚急公私騷然 十二月贊善羅洪先

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並除名洪先歸益尋求王守仁學甘淡泊鍊寒暑躍馬輓強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陳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人才吏事國計民情加意諮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所司卽以屬洪先精心體察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千石帥友人躬振

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爲畫策戰守寇引去嘗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江漲壞其室巡撫馬森欲爲營之固辭不可 張經

以崖萬二州黎岐叛亂攻偏城邑請設參將一員駐劄瓊州分守

王杲之振河南也還朝薦王慎中可重用

二十年春正月大計吏部注慎中不及夏言在禮部慎中與相忤遂內批以不謹落職慎中古文卓然成家與唐順之齊名天下稱曰王唐 免南畿被災稅糧 韃靼犯寧夏總兵官李義禦之鎮朔堡敗之 二月乙丑顯陵成給復承天三年 丙寅御史楊爵上書極諫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卽欲拯之無措手地且奔競成俗賂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詔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頹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恆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卽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

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尙書嵩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遠修雷壇以一方土之故腴民膏血而不知卹是豈不可以已乎况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尙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偷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兪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立於

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徒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自周相得罪帝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爵

疏上帝震怒立下錦衣獄榜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  
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巖錮之仍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  
校尉周宣稍左右爵受譴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  
爵屢瀕於死處之泰然 段朝用術不驗其徒王子巖攻發其詐帝  
執子巖朝用付錦衣獄拷訊朝用所獻銀故出郭勛貲事既敗帝亦  
寢疏勛 吉囊寇甘肅總兵官楊信敗之尋寇蘭州參將鄭東戰死  
夏四月己未毛伯溫送莫文明等至京帝大喜命削安南國爲安  
南都統使司授莫登庸都統使世襲秩從二品銀印舊所僭擬制度  
悉除去改其十三道爲十三宣撫司令自署置黜陟廣西歲給大統  
曆仍三歲一貢以爲常更令覈黎寧真僞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奉  
其祀事否則已之寧後遷漆馬江 辛酉九廟災燬成祖仁宗主奉  
安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詣長陵獻陵告題帝后主亦奉安景神  
殿 胡汝霖偕同官聶靜李乘雲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者二十六

人嚴嵩與焉帝怒所劾不盡下錦衣獄訊治俱鑄級調外汝霖既謫  
官乃請解於嵩反附以進 敕王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重卿總憲  
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謝 戶部主  
事周天佐言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  
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  
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  
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  
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  
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所以怒爵果有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  
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  
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錦衣衛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飲  
食不三日卽死年甫三十一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問

訊而已比屍出獄皦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大興民有祭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而之死之酷也 戚賢劾郭勛擅作威福罔利虐民諸事因及尙書張瓚樊繼祖等而薦聞淵熊浹劉天和王畿程文德徐樾萬鏗呂柟魏校程啓充馬明衡魏良弼葉洪王臣可任用賢嘗陳考選庶吉士請屬徇私之弊爲夏言所惡及是言滋不悅斥畿僞學激帝怒謫賢山東布政司都事諸被薦者皆奪俸賢尋以父老自免歸 丙子詔行寬卹之政 郭持平治河久弗效徐呂二洪竭漕舟膠五月降俸戴罪而命兵部侍郎王以旂兼僉都御史總理河漕以旂至請濬山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堤沛縣以南聚水如閘河制務濟漕運從之 戊子侍郎潘鑑都御史戴全分往湖廣四川採辦大木 南京禮部侍郎崔銑致仕尋卒贈尙書諡文敏 甲寅振遼東饑 六月振畿內山西饑掌南京 翰林院侍讀學士鄒守益陳上下交修之道言殷中宗

高宗反妖爲祥享國長久帝大怒落職歸 秋七月辛酉俺答及其

屬阿不孩使石天爵等款鎮遠堡求貢言小王子等九部牧青山豔

中國縑帛入掠止人畜所得寡且不能無亡失故令天爵輸誠巡撫

大同都御史史道以聞朝議不納以尙書樊繼祖總督宣大兵懸賞

格購俺答阿不孩首 免河南陝西山東被災稅糧 左都御史王

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而兼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逡巡其間不能

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

城御史覈實遲四十餘日給事中章允賢劾廷相徇私慢上廷相適

以御史所覈聞惟勛侵最多京師店舍至千餘區帝令勛自奏而責

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副都御史胡守中劾勛以族父憲理刑東廠

肆虐無辜帝置勿治 晉府輔國將軍表桺謀襲交城王爵秦府永

壽王庶子惟熿與庶長孫懷塏爭襲皆重賄嚴嵩許之八月御史

葉經指其事劾嵩懼甚力彌縫且疏辨帝乃付襲爵事於廷議而



置嵩不問 辛酉昭聖皇太后崩詔問夏言皇太子服制言報疏有  
譌字帝切責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庚辰令以少保尙書大  
學士致仕言始聞帝怒己上禦邊十四策冀以解帝曰言旣蘊忠謀  
何堅自愛負朕眷倚姑不問 俺答阿不孩吉囊大舉入犯俺答下  
石嶺關趨太原吉囊由平虜衛入掠平定壽陽諸處詔起都御史翟  
鵬整飭畿輔山西河南軍務兼督饟總兵官趙卿帥京營兵禦之鵬  
馳至山西俺答已飽去而吉囊部衆復入副總兵丁璋遊擊將軍周  
宇戰死鵬往來馳驅不能有所挫 給事中邢如默等應詔會薦邊  
才毛伯温劉天和等二十人而故御史段汝礪副都御史翟瓚參議  
王洙與焉給事中劉繪言汝礪乃大學士翟鑾姻戚瓚洙則夏言諭  
指如默排羣議而薦之者相臣挾權以遏言官言官懼勢而拂公議  
上下雷同非社稷福乞罷鑾言罪如默爲徇私植黨者戒帝是其言  
出如默於外置鑾不問 召毛伯温掌都察院事伯温力薦翁萬達

張岳於朝且言岳可南達可北也二人遂得任用 初夏言撰青詞  
及他文最當帝意言罷獨翟鑾在非帝所急也言將出都詣西苑齋  
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郭勛以言  
官重劾亦引疾在告崔元新有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  
朕股肱相妬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始敢請問勛  
何疾曰勛無疾言歸卽出耳帝領之初帝用言官言給勛敕與王廷  
相陳鏗同清軍役敕具勛久不領言官劾其作姦植黨勛疏辨有何  
必更勞賜敕語帝大怒責其強悖無人臣禮言所厚給事中高時遂  
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且言交通張延齡帝益怒九月乙未下勛  
錦衣獄尋諭鎮撫司勿加刑訊復移法司定罪給事中劉大直劾勛  
亂政十二罪請併治刑部郎中錢德洪據獄詞當勛絞廷臣欲坐勛  
不軌言德洪不習刑名帝雅不欲勛死因言官疏下德洪錦衣獄所  
司上其罪已出獄矣帝曰始朕命刑官毋梏勛德洪故違之與勛不

領敕何異再下獄久之亦斥爲民帝意欲寬勛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勛甚繆爲不喻者法司詳議更當勛不軌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言雖在告閣事多取裁勛獄悉其指授也 辛亥俺答犯

山西入石州

山西提學副使滁州胡松上邊務十二事謂去秋俺

答掠興嵐卽傳箭徵兵剋期深入守臣皆稔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賂遺令勿侵己分地冀嫁禍他境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致重典以厲諸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爲寇用今宜招使歸有攜畜產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拊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敵衝爲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畜豢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旦夕計而邊圉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千憲典言官毋得輕劾

以壞其成功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謀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強弱虛實而陰爲備又寇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亦不刺遺種子善地以綴其右使首尾掣曳自相狼顧則我可起乘其敝坐收全勝矣他所條析咸切邊計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松䟽上當事者已惡其侵官及遷擢益忌之不畀以兵柄令於三關聽用欲因以陷之 冬十月癸丑振山西被寇者復徭役二年 南京給事中王擘等言外寇陸梁兵部尙書張瓚及總督尙書樊繼祖新遷侍郎費案不堪重寄章下所司 丁卯復夏言少傅入直辦閣事 先是九廟災許讚以自陳免居半載帝難其代復起讚任之請發內帑借百官俸括富民財開鬻爵之令以濟邊需時議內地築墩堡讚謂非計帝以借俸括財非盛世事已之墩堡議亦寢 陝西巡按御史浦鋮

馳疏言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塞言路通則忠諫進而化理成言  
路塞則奸諛恣而治道隳御史楊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  
深臣行部富平皆言爵慤誠孚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  
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奸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言未爲悖妄  
望宏覆載之量垂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  
不負所學鉉在陝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三邊尙書楊守禮請破格  
超擢未報而救爵疏上帝大怒趣校尉逮之陝西民遠近奔送舍車  
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鉉赴徵業已病既至下錦衣獄  
榜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柙爵迎哭之鉉息已絕徐張目曰  
此吾職也子無然又七日而卒 寇退召翟鵬趙卿還 十一月辛  
卯葬敬皇后於泰陵禮臣以舊制上帝謂郊社不宜瀆罷祭告又謂  
躬行諸禮前已諭代亦罷謁廟禮及太常寺以朝祖祔廟請各廟捧  
主官詔主俱不必出廷臣無敢言者 丙申免四川被災稅糧 王

曄等復劾張瓚及尙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相結納  
嵩所居第宅則勛私人代營之御史伊敏生鄭芸陳策亦言嵩所居  
宅乃勛私人孫灃所居灃籍沒嵩第應在籍中帝怒奪敏生等俸一  
級嵩不問而守中竟由曄疏獲罪 先是聽選官以雲南荒徼憚不  
欲往因設告就遠方之法巡按御史包節言此曹志甘投荒非年迫  
衰遲則家貧急祿志在爲己豈在恤民滇中長吏所以多不得人也  
請自今以附近選人充之而州縣佐貳始用此曹庶吏治可舉吏部  
請以節言概行於雲貴兩廣制可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以變亂舊法由餘鹽敕罷之淮浙長蘆悉復舊  
法夾帶者割沒入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爲準又從御史吳瓊請令各  
邊中鹽皆輸本色 前刑部尙書王時中卒 二月巡撫寧夏都御  
史范鏞言邊將各有常祿無給田之制自郭勛奏以軍餘開墾田園  
給將領委奸軍爲莊頭害殊大宜給還軍民任耕種便從之鏞持重

有方略既泄重鎮不上首功一意練步騎廣儲蓄繕治關隘亭障寇  
爲遠徙先是俺答大入樊繼祖掩敗三以捷聞御史童漢臣等劾  
之繼祖坐罷三月除翟鵬兵部侍郎代爲總督鵬上言將吏遇被掠  
人牧近塞宜多方招徠殺降邀功者宜罪寇入官軍遏敵雖無功竟  
賴以安者當錄若賊衆我寡奮身戰雖有傷折未至殘生民者罪當  
原於法俘馘論功損挫論罪乃有摧鋒陷陳不暇斬首而在後掩取  
者反積級受功有逡巡觀望幸得苟全而力戰當先者反以損軍治  
罪非戎律之平帝皆從其議夏言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賚盡復  
其官階賜宴禮部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不及初矣夏四月庚申  
大高元殿成析南直隸華亭上海二縣地置青浦縣故事繕運  
艘軍三民七顧寰以軍民困敝請發兩淮餘鹽銀七十萬戶部尙書  
李如圭不可王梟請改折兩年漕運十之三以所省轉輸費治運艘  
勿重困軍民從之張經平思恩九土司五月又平瓊州黎閏月

戊辰俺答阿不孩復遣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按都御史龍大有誘縛  
之上之朝詭言用計禽獲帝悅擢大有兵部侍郎邊臣陞賞者數十  
人磔天爵於市俺答怒將大舉入寇翟鵬以聞清紀郎周鈇以中樞  
無籌策請早爲計帝以爲浮詞亂政責降廬州府知事鵬連乞兵饟  
帝怒令革職閒住因罷總督不設 六月辛卯俺答寇朔州克邨堡  
皆屠之壬寅抵廣武都指揮周宇戰死乘夜入雁門關丁未犯太原  
巡按御史童漢臣督諸將擊卻之 王以旂清山東舊泉百七十八  
開新泉三十一復奏善後四事郭持平濬孫繼口扈運口李景高口  
三河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漕道遂通 初慈慶慈寧兩宮崩郭勛  
請改其一居太子夏言不可已而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對  
如勛指帝不悅言官之劾勛也帝疑出言意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  
監視言不進敕橐諸臣入直西苑帝皆令乘馬賜香葉束髮巾用皮  
帛爲履言獨乘腰輿謂巾履非人臣法服不受帝積數憾欲去言嚴



嵩與言同鄉稱先達而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嵩  
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潛造陶仲  
文第謀齮言代其位言知愠甚諷言官劾嵩帝方憐嵩不聽嵩燕見  
頓首雨泣愬言見陵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手敕  
禮部歷數言罪且曰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  
言指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  
戲玩言官不一言徒欺謗君上致神鬼怒兩甚傷禾言大懼請罪居  
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言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  
疏留八日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既帝下手詔曰日食過分正坐  
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因自引三失布告天下御史喬佑給事  
中沈良才皆具疏論言且請罪帝大怒詔考察去留嵩因欲去所不  
悅者考功郎中鄭曉去佑等十三人多嵩所厚嵩大憾帝又以勛故  
特旨謫高時遠邊以風廷臣廷臣終無爲勛請者 致仕南京禮部

侍郎呂柟卒年六十四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柟與羅欽順云 復設宣大總督起翟鵬故官令兼督山東河南軍務巡撫以下並聽節制 俺答自太原南下沁汾襄垣長子皆被殘己未寇潞安還屯祁縣參將張世忠力戰敵圍之數重自巳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張宣張臣俱死敵遂從忻崞代而北出雁門關故道去 毛伯温請築京師外城報可給事中劉養直言廟工方興物力難繼乃命暫止 翟鵬受命寇已出塞卽馳赴朔州請調陝西薊遼客兵八支及宣大二關主兵兼募土著選驍銳者十萬統以良將列四營分布塞上每營當一面寇入境游兵挑之誘其追諸營夾攻脫不可禦急趨關南依牆守邀擊其困歸帝從

之鵬乃浚濠築垣修邊牆九百三十餘里增新整二百九十二護整堡一十四建營舍一千五百間得地萬四千九百餘頃募軍千五百人人給五十畝省倉儲無算 劉繪言俺答方彊必爲腹心患議者謂宜守不宜戰以故邊將多自全或拾殘騎報首功督巡諸臣亦第列士馬守要害名曰清野實則避鋒名曰守險實則自衛請專任翟鵬得便宜從事馳發宣大山西士馬合十七八萬人三路並舉有進無退寇雖多可計日平也帝壯其言令假鵬便宜得戮都指揮以下然鵬竟不能出塞 山西頻中寇民無寧居平陽知府聶豹令富民出錢罪疑者贖得萬餘金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隘練鄉勇六千守之寇卻廷議以豹爲知兵擢陝西副使備兵潼關 劉繪劾山西巡撫都御史劉臬結納夏言且請斥吏部尙書許讚宣府巡撫都御史楚書八月臬書並罷 給事中馮良知劾胡松建言冒賞無寸功紀功科道官張堯年王珩劾總兵官張達等並論松虛議無補斥爲

民 辛巳募兵於直隸山東河南

許讚請開餘鹽以足邊用從之

壬午振山西被兵州縣免田租

癸巳嚴嵩以本官兼武英殿大

學士預機務給事中沈良才御史喻時等交章劾嵩奸貪不聽嵩年六十餘精爽溢發不異少壯朝夕直西苑未嘗一歸洗沐帝益謂嵩勤言官論兵部尙書劉天和衰老天和遂乞休歸天和初內召陶仲文以刺迎稱戚屬天和返其刺曰誤矣吾中外姻連無是人仲文恚其罷官仲文有力焉 帝用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工部員外郎劉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九月癸丑上疏言頃泰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尙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土木衣文繡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不經無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疏奏帝震怒杖於廷錮之錦衣獄 謝瑜言武廟盤遊佚樂邊防宜壞而未甚壞今聖明在上邊防

宜固而反大壞者大臣謀國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張瓚爲中樞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說者謂瓚形貌魁梧足稱福將夫誠邊塵不聳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瓚無功而恩蔭屢加有罪而褫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瓚與郭勛嚴嵩胡守中聖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何不並此四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鑾起廢棄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曼衍糜費供億以盛苞苴者爲才獻淫樂者爲敬遂使邊軍益瘠邊備更弛行邊若此將焉用之故不清政本天下必不治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疏入留不下嵩復疏辨帝更慰諭瑜復被譙讓嵩以初得政未敢顯擠陷帝亦未深罪言者瑜得居職如故時童漢臣王曄給事中陳璫御史陳紹等相繼論嵩奸貪曄疏並及嵩子世蕃語尤剴切帝皆不省未幾嵩假他事貶瑜官 冬十月郭勛死於獄帝責法司淹繫褫刑部尙書吳

山職侍郎都御史以下鐫降有差免勛籍沒僅奪誥券而已 初曹妃有色帝愛之冊爲端妃丁酉帝宿端妃宮宮婢楊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誤爲死結得不絕同事張金蓮知事不就走告皇后馳至解組帝蘇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金英等弒逆王寧嬪首謀又曰端妃雖不與亦知謀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帝命收端妃寧嬪金英等悉磔於市并誅其族屬十餘人太醫院使許紳調峻藥進帝歷四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始能言又數劑而愈帝進后父安平伯銳爵爲侯加紳禮部尙書未幾卒賜諡恭僖久之帝始知端妃冤 帝移居西苑永壽宮 張瓚貪黷爲兵部尙書八年戎備盡隳及是病卒十一月帝以毛伯温代伯温會廷臣議上防邊二十四事軍令一新 時國儲告匱諸邊請增饟無虛月四方多水旱給事中李文進請議廣儲蓄戶部尙書王杲列九事以獻帝咸納之方銳乞張家莊馬房地杲言此地二千餘頃正供所出不可許宜以大

慈恩寺入官地二十頃予之帝從其議 免畿內陝西河南福建被災稅糧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二月童漢臣與巡撫都御史李珏覈上樊繼祖等失事狀章下吏部初漢臣劾嚴嵩并及許讚及是讚言漢臣勘遲延宜並論嵩遂擬旨鑄珏一階留任謫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舉朝皆知爲嵩所中莫能救也 雲南巡撫都御史劉渠索沐朝輔賂朝輔與之因上章言臣家世守茲土上下相承今有司紛更典制關臣職守率不與聞接見不循故例臣疏遠孤危動作掣肘無以彈壓蠻方乞申飭諸臣悉如其舊詔許之給事中萬虞愷劾朝輔並論渠詔罷渠而令朝輔治事如故 莫福海遣使朝貢方瀛之子也 三月庚戌復遣使採木湖廣 貴州平頭苗賊龍桑科作亂桑科居蜡爾山東屬湖廣鎮溪篁子坪西屬平頭及銅仁北接四川酉陽廣袤數百里桑科流劫湖廣桂陽間官兵不能制甲寅帝

以諸苗再叛責激亂者而起萬鏜副都御史相機勦撫 吉囊死諸

子狼台吉等散處河西勢分俺答獨盛數擾延綏諸邊 夏五月翟

鵬遣千戶火力赤帥兵三百哨至豐州灘不見寇復選精銳百遠至  
豐州西北遇牧馬者百餘人擊斬二十三級奪其馬還未入塞寇大  
至官軍飢憊盡棄所獲奔鵬具實陳狀帝以將士敢深入仍行遷賞  
鵬疏請東自平刑西至偏關畫地分守增游兵三支分駐雁門寧武  
偏關寇攻牆戍兵拒游兵出關夾攻此守中有戰東大同西老營堡  
因地設伏伺寇所向又於宣大三關間各設勁兵而別選戰士六千  
分兩營遇警令總督武臣張鳳隨機策應此戰中有守帝從其議舊  
例兵皆團操鎮城聞警出戰自邊患熾每夏秋間分駐邊堡謂之暗  
伏鵬請入秋悉令赴塞畫地分守九月終還鎮謂之擺邊遂著爲令  
言官建議請覈實新軍京軍及內府力士匠役以裕國儲毛伯温  
上宄濫當革者二十餘條凡錦衣騰驤諸衛御馬內官尙膳諸監素



爲中貴盤踞者盡在革中帝稱善立命清汰宿弊頗釐而左右近習  
多不悅 六月翟鑾爲禮部主事張惟一求吏部嚴嵩爲監生錢可  
教求東陽知縣俱書抵文選郎中王與齡與齡偕員外郎吳伯亨主  
事李大魁周鈇白之許讚具疏以聞言平時請屬甚多臣等違抗積  
罪如山非聖明覆庇則二權奸主於中羣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爲前  
選郎王嘉賓之斥得爲近日御史謝瑜之罷幸矣疏入鑾言惟一資  
望應遷嵩抵無致書事請逮可教訊治因言聖明日覽奏章革弊釐  
奸悉由宸斷而讚等妄意臣輩爲之借以修怨然讚柔良第受制所  
屬耳帝方信嵩又見疏中引嘉賓瑜事遂發怒切責讚除與齡名伯  
亨等俱調御史徐宗魯等以爲言皆奪俸讚自是懾嵩不敢抗亦頗  
以賄聞矣與齡旣罷錦衣遣使偵其裝襪被外無長物稱歎而去

給事中周怡言人臣以盡心報國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  
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鑾嵩

與尙書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尙文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饗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孰甚今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災稜未銷歲開輸銀之例而府庫未充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蘇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內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憑藉寵靈背公營私播弄威福市恩酬怨夫輔臣真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燄陵轍百司凡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指而後敢聞於陛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洪忍委靡讚雖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且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雖有禱杌謹兜誰復言之帝覽疏大怒降詔責其謗訕令對狀杖之闕下錮錦衣衛獄與楊爵劉魁同繫久不釋二人屢瀕死講誦不輟 秋八月俺答二萬騎抵綏德遊擊將軍

張鵬卻之總兵官吳瑛等追至塞外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夾擊敗之巡按御史殷學言寇入內地五百里請治諸將罪部議延綏游兵俱調宣大寇方避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錄其功從之學謫外故事鄉試錄文多出學使者手山東巡按御史葉經乞唐順之文提學副使呂高心憾寓書京師言經紕繆嚴嵩方惡經指發策語爲誹謗激帝怒廷杖經八十斤爲民創重卒提調布政使陳儒及參政張臬副使談愷潘恩並謫邊方典史 冬十月廷議廟制請以孝宗睿宗同居一廟同爲昭帝責諸臣不竭忠任事寢其議已而左庶子江汝璧請遷皇考廟於穆廟首以當將來世祖與成祖廟並峙右贊善郭希顏又欲於太祖廟文世室外止立四親廟而祧孝宗武宗帝降旨躱之禮部尙書張璧等力斥其妄乃止 朵顏入寇攻圍墓田谷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赴援擊斬三十餘級哈舟兒陳通事者俱中國人被擄遂爲之用導三衛頻入寇 初鄭曉調文選嚴

嵩欲用趙文華為考功曉言於許讚曰昔黃禎為文選調李開先考  
功皆山東人詔不許今調文華曉避位而已讚以謝嵩嵩欲以子世  
蕃為尙寶司丞曉曰治中遷知府例也遷尙寶丞無故事嵩益怒十  
二月吏部擬擢河間通判周鈇為南京吏部主事嵩言鈇調官甫四  
月不得驟遷帝怒詰責讚等令錄左降官遷擢者姓名讚引罪並列  
陳叔頤等十六人以聞詔奪讚等俸貶曉和州同知鈇叔頤等並褫  
職為民世蕃尋遷尙寶司少卿 乙酉免南畿被災稅糧 夏言久  
貴用事家富厚服用豪侈多通問遺及家居監司府縣吏稍慢易之  
悒悒不樂遇元日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亦漸憐之復尙書大  
學士 御史趙大佑上前侍郎林鶚節行

二十三年春正月贈鶚刑部尙書諡恭肅 帝以去歲無寇為將帥  
力降敕獎翟鵬賜以襲衣 韃靼入甘州魯迷貢使留甘州者九十  
餘人總兵官楊信驅以禦寇死者九人巡撫甘肅都御史詹榮言彼

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失遠人心且示中國弱詔奪信官權死者送之歸番人感悅 丙寅俺答犯黃崖口二月戊寅犯大木谷 大同總兵官周尙文請增饟及馬兵部言尙文陳請過當詔切責尙文與巡撫都御史趙錦不協乞休弗允日相構御史王三聘乞移尙文他鎮廷議大同敵衝尙文假此避不宜墮其奸謀乃令錦與詹榮易任三月癸丑俺答犯龍門所總兵官卻永等卻之斬五十一級進翟鵬兵部尙書帝倚鵬殄寇錫命屢加所請多從而責效甚急鵬亦竭智力然不能呼吸應變御史曹邦輔劾鵬鵬乞罷弗允 萬鏜納土指揮田應朝策誘致蜡爾山酋督兵破之夏五月條上善後七事因言龍母叟雖降然其罪大宜置重典詔安置之遼東餘悉如鏜議未幾銅平酋龍子賢復叛御史繆文龍言鏜勦撫皆失詔下撫按官勘覆歸罪於參將李經事乃解 塞上多警召何卿沈希儀等卿以疾辭帝怒奪卿都督命以都指揮使詣部聽調希儀鎮柳慶每戰必先登

身被數創陰雨輒痛劇既至京亦辭以病帝疑其規避奪都督如卿  
秋七月俺答數萬騎入大同前衛詹榮與周尙文破之黑山陽尙  
文斬俺答子滿罕歹追至涼城斬獲多日本復來貢未及期且無表  
文部臣謂不當納卻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濱不去巡按御史高節請  
治沿海文武將吏罪嚴禁奸豪交通得旨允行而內地諸奸利其交  
易多爲之囊橐不能絕 嚴嵩入閣翟鑾以資地居其上權遠出嵩  
下而嵩終惡之不能容會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  
同舉會試帝疑鑾子濫一甲廷試時抑第一爲第三以第三置三甲  
及拆卷而所擬第三者果汝孝也帝大疑之八月嵩遂屬給事中王  
交王堯日劾主考少詹事江汝璧房考編修彭鳳歐陽喚朋私通賄  
且追論順天主考諭德秦鳴夏贊善浦應麒阿附鑾罪帝怒下吏部  
都察院議鑾疏辨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下汝璧等錦衣衛獄獄  
具杖汝璧鳴夏應麒各六十褫其官勒鑾父子及鳳等並爲民 九

月癸卯免浙江被災稅糧 丁未許讚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張  
璧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嚴嵩以讚柔和易制故引之與璧  
皆不與聞票擬事政事一歸嵩讚嘗歎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  
嵩欲示厚同列塞言者意且顯夏言短請凡有宣召與成國公朱希  
忠京山侯崔元及讚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帝不聽然心  
益善嵩 壬子振湖廣災 薊州巡撫都御史朱方請撤諸路防秋  
兵兵部議從之并撤宣大三關客兵 冬十月戊辰免河南被災稅  
糧 俺答寇膳房堡爲郤永所拒甲戌於萬全右衛毀牆入掠順聖  
川戊寅掠蔚州犯浮屠峪直抵完縣列營四十里京師戒嚴何卿營  
盧溝橋帝大怒屢下詔責翟鵬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  
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御史楊本深劾鵬逗遛致賊震畿輔給事中  
戴夢桂繼之乙酉遣官械鵬及朱方以兵部侍郎張漢代鵬擢大理  
寺少卿郭宗皋僉都御史代方鵬等至下錦衣衛獄廷杖之方死杖

下鵬坐承戍行至河西務爲民家所窘告鈔關主事杖之厥獄以聞復逮至京卒於獄御史舒汀言方止議撤薊兵而并撤宣大兵則兵部尙書毛伯温與職方郎韓最也帝遂削伯温籍杖最八十戍極邊俺答出大同塞而北周尙文邀之不克十一月庚子京師解嚴

帝自二十年遭宮婢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陶仲文得時見見輒賜坐稱之爲師而不名心知臣下必議己每下詔旨多憤疾之辭廷臣莫知所措士大夫罷閒無恥者顧可學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會大同獲諜者王三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仍兼少傅少保一人兼領三孤終明世唯仲文而已南京兵部尙書張邦奇卒年六十一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邦奇學以程朱爲宗躬修力踐跬步必謹先是以便養乞改南京帝猶時念之嚴嵩言邦奇性至孝母老不樂北來帝信之遂不復召 十二月

丙子振江西災 楚王顯榕生世子英耀性淫惡嘗烝顯榕宮人顯



榕知之杖殺其所使陶元兒英耀又使卒劉金納妓宋么兒於別館顯榕欲罪金金遂誘英耀謀弑逆

二十四年春正月壬子張燈置酒饗顯榕別宴武岡王顯槐於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出以銅瓜擊顯榕腦立斃顯槐驚救被傷奔免英耀徙顯榕屍宮中命長史孫立以中風報王從者朱貴挾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英耀懼具疏奏辨且偪崇陽王顯休爲保奏通山王英炊不從直奏英耀弑逆狀詔遣中官及駙馬都尉鄔景和侍郎喻茂堅往訊 閏月錦衣指揮同知陸炳掌衛事尋進都督同知炳驟貴同列多父行炳陽敬事之徐以計去其易己者嘗捶殺兵馬指揮詔不問威燄大張 應天巡按御史呂光洵奏蘇松水利五事言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諸澤地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特高高苦旱卑苦澇昔人於下流疏爲塘浦又引江潮流行於岡隴外瀦洩有法近多堙廢不治宜先度要害於澱山等茭蘆地導太湖水散入陽

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及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鮎魚諸口洩昆承之水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小浦以納大浦則下流治矣乃濬艾祁通波以漑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漑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漑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漑常熟之北濬臧邨等港以漑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漑武進凡岡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之則上流亦治此三吳水利之經也其四事則曰修圩岸以固橫流復板閘以防淤澱量緩急以處工費重委任以責成功詔悉如議委巡撫都御史歐陽必進行之 二月給事中陳棐請罷元世祖陵廟之祀及從祀木華黎等從之 戊申詔流民復業予牛種開墾閑田者給復十年 張漢旣代翟鵬寇已出境乃命陝西巡撫都御史翁萬達總督宣大山西保定軍務以漢專督畿輔河南山西諸軍漢條上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請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得斬大將人知退怯必死自爭

赴敵帝不欲假臣下權惡之兵部言漢老邊事言皆可從帝令再議  
部臣乃言漢議皆當而專殺大將與會典未合帝姑報可 考察拾  
遺言官劾總督侍郎張漢剛復三月壬午械繫錦衣衛獄謫戍鎮西  
衛 夏四月置陝西岷州改軍民指揮使司爲衛以州屬鞏昌府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嚴嵩怒王曄屬尙寶司丞諸傑貽書南京

考功郎中薛應旂令黜之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

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府通判嵩又以大

計密諷主者黜謝瑜爲民瑜遂廢棄終於家 巡按福建御史何維

柏疏劾嵩奸貪罪比之李林甫盧杞且言嵩進顧可學盛端明修合

方藥邪媚要寵帝震怒遣官逮治士民遮道號哭維柏意氣自如下

錦衣獄廷杖除名 翁萬達劾罷宣府總兵官郤永副總兵姜奭薦

何卿趙卿沈希儀趙卿遂代永萬達謹偵候明賞罰每當防秋發卒

乘障陰遣卒傾硃於油察離次者硃其處卒歸輒縛毋敢復離次者

嚴殺降禁違輒抵死得降人撫之如所親以是益知敵情 先是以  
太廟舊基隘命翟鑾等相度規制議三上不報久之乃命復同堂異  
室之舊六月壬辰太廟成定位次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  
序仁英孝武皆南向四時歲祫樂章器物悉仍舊制及奉安神主帝  
將遣官代祭御史鄢懋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且  
言更有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悚息御史周冕獨抗章爭之帝  
震怒立下冕錦衣獄榜掠終以其言直釋還職而命皇太子攝祀  
楊廷和蔣冕既卒毛紀以恩詔敘復大學士及是卒年八十三賜太  
保謚文簡 升河南歸德州爲府置商邱縣爲府治以睢州及所屬  
二縣隸焉 秋七月壬戌有事於太廟赦徒罪以下 帝於禁中築  
乩仙臺間用其言決威福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之出楊爵劉魁周  
怡於獄未幾吏部尙書熊浹極論乩仙之妄帝大怒欲罪之以前議  
禮故不遽斥因發怒曰朕固知釋爵等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

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卽就道校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去矣竟行不顧左右觀者爲泣下魁未抵家校尉已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復與爵怡同繫獄卒以帝怒不測桎梏加嚴飲食屢絕爵等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怨 丙午瘞暴骸 己酉張璧卒 庚戌俺答別部犯遼東松子嶺殺守備張文瀚俺答數萬騎犯大同中路入鐵裹門故總兵官張達力戰卻之又犯鶉鴿谷參將張鳳指揮劉欽諸生王邦直等戰死翁萬達與周尙文備陽和而遣騎四出邀擊頗有斬獲寇登山見官兵大集乃引去 英耀辭服詔逮入京九月告太廟誅之焚屍揚灰悉誅其黨湖廣總兵官豐城侯李熙言於御史得平反無辜株連者二百餘人愍王次子英煥嗣封楚王熙旻從子也 帝微覺嚴嵩貪恣復思夏言丁丑遣官齎敕召之 和川奉國將軍充灼坐罪奪祿怨代王充耀不爲解與襄垣中尉充煥謀引敵入大同殺王

應州人羅廷璽等以白蓮教惑衆見充灼爲妖言因畫策約奉小王子入塞藉其兵攻雁門取平陽立充灼爲主事定卽計殺小王子充灼然之冬十月遣人陰持火箭焚大同草場五六所詹榮奏奪其祿已充灼令通蒙古語者衛奉闌出邊爲周尙文邏卒所獲並得其所獻小王子表鞫實以聞翁萬達言大同狹瘠祿饟不支代宗日繁衍衆聚而貧且近邊易生反側請量移和川昌化諸郡王於山陝隙地詔改遷山西 徽王厚燭好琴斲琴者與鈞州知州陳吉交惡厚燭庇之劾吉十一月逮詔獄巡撫都御史駱昂巡按御史王三聘白吉寃帝怒并逮之昂杖死三聘吉俱戍邊議者不直厚燭厚燭乃厚結陶仲文仲文具言王忠敬奉道帝喜封厚燭太清輔元宣化真人子金印 南京戶部尙書徐問致仕問清節自勵居官四十年敝廬蕭然田不滿百畝好學不倦粹然深造爲士類所宗 京師有崔鑑者年十三忿父妾陵母手刃之刑部主事吳桂芳爲著論擬赦尙書聞

淵曰此董仲舒春秋斷獄柳宗元復讎議也鑑遂得宥 許讚年踰七十數乞休帝責其忘君愛身辛巳落職閒住 熊浹坐事奪俸者再知帝意終不釋稱病乞休帝大怒黜爲民浹少有志節自守嚴正由議禮顯不甚黨庇尤愛護人才其去吏部善類多思之 十二月夏言至京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嚴嵩少師以慰之言旣入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所引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嵩子尙寶少卿世蕃橫行公卿間言欲發其罪嵩大懼父子長跪泣謝乃已銜次骨 壽王祐楮薨諡曰定無子封除 致仕兵部尙書劉天和卒贈太保諡莊襄

明紀卷第三十二

與...

...

其時尚書...

平是...

亦不...

出其...

...

...

...

...

...



明紀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六

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二十五年春正月雲南元江土舍那鑑殺其土知府那憲奪其印并收因遠驛印記巡撫都御史應大猷以聞命鎮巡官發兵討之 皇

太子生十一年猶未出閣講學周冕極言諭教不可緩請早降綸言

慎選侍從帝大怒謫冕雲南通海縣典史 土魯番滿速兒死子沙

嗣沙弟馬黑麻亦稱速檀分據哈密結婚瓦剌以抗其兄且謀入犯

其部下來告馬黑麻乃叩關求貢許之復求內地安置不許 總督

兩廣都御史張岳討破封川獍蘇公樂等 翁萬達屢疏請修築邊

牆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宣府西陽河須帑銀二十九萬帝已許之

兵部撓其議以大同舊有二邊不當復於邊內築牆帝不聽二月萬

達與詹榮周尙文自大同東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牆百二十  
八里堡七墩臺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爲  
牆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 顯陵守備  
中官廖斌擅威福巡按御史包節欲繩之語先洩斌俟節謁陵時故  
獻膳羞遽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鍾祥民王憲告斌黨庇奸豪周章  
等節捕章斃之杖下斌益怒遂奏節不以正旦謁陵次日始謁時當  
進膳不旁立褻慢大不敬奏已入節始奏斌前事帝大怒三月建節  
錦衣獄榜掠永成莊浪衛節與弟南京御史孝並有至性節官北京  
日孝解官歸養母母亡哀毀卒節聞之悲慟不已亦卒時並稱其孝  
戊辰四川白草番亂何卿充副總兵討之 起前總督兩廣尙書  
張經於三邊給事中劉起宗言經在兩廣剋鑲銀寢前命 玉林衛  
百戶楊威爲俺答所掠自詭能定貢市夏五月戊辰俺答釋威還復  
與阿不孩遣使款大同左衛塞邊帥家丁董寶等徂石天爵前事復

殺之以首功報翁萬達言北敵弘治前歲入貢疆場稍寧自虞臺嶺之戰覆我師漸輕中國侵犯四十餘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卽不許當善辭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搆兵之謀帝不聽郭宗皋言密雲最要害宜宿重兵乞敕馬蘭太平燕河三屯歲發千人以五月赴密雲有警則總兵官自將赴援居庸白楊地要兵弱遇警必待部奏不能及事請預擬借調之法令建昌三屯軍平時則協助密雲遇警則移駐居庸俱報可六月甲辰俺答犯宣府千戶汪洪戰死秋七月癸酉以醴泉出承華殿廷臣表賀停諸司封事二十日嗣後慶賀齋祀悉停封奏吏部尙書唐龍所至著勞績及是年老多疾每事諮僚佐爲所欺御史陳九德劾前文選郎高簡罔上行私并論龍衰暮乃下簡錦衣獄龍引疾未報給事中楊上林徐良輔復論簡詔杖簡六十遣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罷職龍黜爲民輿出國門卒

龍故與嚴嵩善龍之罷夏言主之 王杲又上制財用十事舊制歲漕四百萬石杲以粟有餘而用不足遇災傷率改折以便民一日帝見改折者過半大驚以詰戶部杲等引罪敕自今務遵祖制毋輕變俺答阿不孩復奉印信番文欲詣邊陳款翁萬達言今屆秋彼可一逞乃屢被殺戮猶請貢不已者緣入犯則利在部落獲貢則利歸其長處之克當邊患可弭若臣等封疆臣貢亦備不貢亦備不緣此懈也兵部尙書陳經等言敵難信請敕邊臣詰實責萬達十日內回奏萬達還其使與約至期使者不至萬達慮帝督過以使者去無可究爲辭已而使狎至牢拒之好言慰答而已 俺答十萬餘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總督三邊侍郎曾銑帥兵數千駐塞門起前參將李珍於徒中令擣寇巢斬首百餘級寇始遁 八月壬子免山東被災稅糧 九月俺答犯寧夏冬十月丁亥犯清平堡游擊高極戰死副總兵蕭漢敗績 充灼逮至京癸巳賜死焚其屍王府長

史等官皆逮治論周尙文功加太保廕子錦衣千戶終明之世總兵官加三公者尙文一人而已 甲午殺故建昌侯張延齡 蜡爾山苗龍許保及其黨吳黑苗復亂 巡撫甘肅都御史楊博大興屯利請募民墾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諸渠 總督侍郎張岳討平廣西馬平諸縣猺賊誅賊魁韋金田等尋召岳爲刑部侍郎十二月以御史徐南金言留任 套寇牧近塞久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采曾銑方築塞慮爲所擾乃選銳卒擊之寇稍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帥參將李珍韓欽等驅之遠徙詔增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銑念寇居河套終爲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

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橐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每當春夏交水陸交進直擣其巢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八議以進銑又與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並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夏言繼妻父蘇綱雅與銑善亟稱於言言密疏薦之謂羣臣無如銑忠者帝降旨曰賊據套爲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議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 丁未免湖南被災稅糧 安南都統使莫福海卒子宏灑嗣初莫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封西寧侯敬有女嫁方瀛次子敬典因與方瀛妻武氏通得專兵權宏灑立方五歲敬益專恣用事登庸次子正中與莫文明避之都齋其同輩阮如桂范子儀等避居田里敬舉兵徧都齋正中如桂子儀等禦之不勝正中文明帥

家屬奔欽州子儀收殘卒遁海東

二十六年春正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楊守謙言偏頭老營堡二所餘地千九百餘頃請興舉營田因薦副使張鎬爲提調牛種取給本土帝稱爲忠卽報可守謙尋移鎮延綏請久任鎬終其事 故事京營歲發五軍詣薊鎮防秋郭宗皋請罷三軍以其犒軍銀充本鎮募兵費又請發修邊餘銀增築燕河營古北口帝疑有侵冒令罷歸聽勘左都御史宋景卒贈太子少保諡莊靖 吏部尙書周用卒贈太

子太保諡恭肅 以沈希儀爲廣東副總兵命自今將領至自川廣雲貴者毋推京營及西北邊著爲令 朝鮮國王李峘咨禮部言福

建人從無泛至本國者因往日本市易爲風所漂前後共獲千人以上皆挾軍器貨物致中國火器亦爲倭有恐起兵端詔巡按御史察參仍賜王銀幣以旌其忠 二月翁萬達會宣大山西鎮巡官議上邊防修守事宜其略曰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歷偏頭抵老營二百

五十四里大同西路起了角山歷中北二路東抵東陽河鎮口臺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陽河歷中北二路東抵永寧四海治千二十三里凡千九百二十四里皆偏巨寇險在外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雁門至平刑關八百里又轉南而東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千七十餘里又東北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一百八十餘里凡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所謂次邊也外邊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等內邊紫荆寧武雁門爲要次則居庸倒馬龍泉平刑邇年寇犯山西必自大同犯紫荆必自宣府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備禦大同仍置兵寧雁爲聲援比棄極衝守次邊非守要之意宣府亦專備西中二路而北路空虛且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糜糧賞不



訾恐難持久并守之議實爲善經外邊四時皆防城堡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若泥往事臨時調遣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首尾不相應萬一如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京師震駭方始徵調何益事機擺邊之兵未可遽罷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資人力之謂也山川之險險與彼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可憑也修邊之役必當再舉夫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慎防秋并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因條十事上之請帑銀六十萬兩修大同西路宣府東路邊牆凡八百里減省防秋客兵省費幾百萬又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帝悉報許萬達精心計善鉤校牆堞近遠濠塹深廣曲盡其宜與詹榮周尙文規畫戰守備邊民息肩者數年 裁南京糧儲都御史以戶部侍郎兼理 三月楊博請重定朝貢事宜禮部言祖宗故事惟哈密歲一貢貢使三百人

送十之一赴京餘留關內有司供給他若哈烈哈三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諸國或三年或五年一貢止送三五十人其存留賞賚如哈密例宜敕邊臣恪遵從之 夏四月巡撫山西都御史孫繼魯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拱護京師雁門寧武偏頭諸關屏蔽全晉一也議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况自偏頭寧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至老牛灣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爲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闔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尙不能支又安能分力以守大同之右翁萬達言增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雲中議宰執幾不免近年撤各路兵督撫業蒙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偏乞別調繼魯否則早罷臣無誤邊事兵部是繼魯言

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私書議君上夏言亦惡繼魯遂逮下詔獄瘦死繼魯性耿介所至以清節聞好剛使氣嘗忤中官被逮言救免之不謝官山西參政數繩宗藩及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擁馬發其裝敝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其卒也山西人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者卽前奪視其裝者也 致仕吏部尙書羅欽順卒年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何卿再涖松潘將士咸喜己巳會巡撫都御史張時徹討平白草叛番禽渠惡數人俘斬九百七十有奇克營砦四十七毀碉房四千八百獲馬牛器械儲積各萬計卿素有威望爲番人所憚自威茂迄松潘龍安夾道築牆數百里行旅往來無剽奪患先後涖鎮二十四年軍民戴之若慈母 俺答以通好散處其衆不設備亦不殺哨卒頃之復至詞益恭己酉翁萬達又爲奏曰敵懇懇求貢去而復來今宣大興版築正當羈縻使無擾請限以地以人以時悉聽則許之貢不聽則曲在彼帝責其瀆奏不許己萬達上

復套議曰河套本中國故壤成祖三犁王庭殘其部落舍黃河衛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收彼亦未取乃因循畫地守捐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盤據其中畜牧生養欲一舉復之毋乃不易乎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塗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軍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可集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卽得小利歸師尙艱儻失嚮道全軍殆矣彼遷徙遠近靡常一戰之後或保聚或陽遁笳角時動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馳擊火器利守險舍火器守險與之馳擊於黃沙白草間大非計議者欲以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守春蒐套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守

夫馬肥瘦我與敵共之卽彼弱然坐以待懼其擾擊我及彼強又懼其報復我且六萬之衆千里襲人一舉失利議論蠶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日議者見近時擣巢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競以爲套易復然擣巢因其近塞乘不備勝則倏歸舉足南向卽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乃其四時駐牧地肯宴然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守先亟築渡口垣牆以次移置邊堡彼控弦十餘萬豈肯空套出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游徼瞭望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况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不可不深慮若令彼有其隙我乘其敝從而圖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邊卒瘡痍未起橫挑強寇以事非常愚所不解也議上不省其後俺答與小王子隙小王子欲寇遼東俺答以其

謀告請與中國夾攻以立信萬達不敢聞使者再至爲言於朝帝不許 六月靖江王邦寧與巡按御史徐南金相訐奏奪祿米罪其官校 秋七月丙辰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溺死者甚衆總河都御史詹瀚請於趙皮寨諸口多穿支河以分水勢詔可 初太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久奸民闌出句倭人及佛郎機諸國入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踞寧波之雙嶼爲之主司其質契勢家護持之漳泉爲多或與通婚姻假濟渡爲名造雙桅大船運載違禁物將吏不敢詰也或負其直棟等卽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逐之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至負如初倭大怨恨益與棟等合而浙閩海防久隳戰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檢司弓兵舊額二千五百餘僅存千人倭剽掠益無所忌來者接踵巡按浙江御史楊九澤言寧紹温台皆濱海界連福建福興漳泉諸郡有倭寇患雖設衛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備倭都指揮但海寇出沒無

常兩地官弁不相統攝制禦爲難請如往例特遣巡視重臣盡統濱海諸郡庶事權歸一威令易行廷臣稱善乃改南贛巡撫都御史朱紉於浙江兼提督福建漳泉建寧五府軍務 八月丙戌免陝西被災稅糧 少詹事黃佐與夏言論河套事不合會吏部缺侍郎所司推禮部侍郎崔桐及佐給事中徐霈御史艾朴言桐與左侍郎許成名競進至相詬詈而佐及同官王用賓亦爭覬望言從中主之成名等並賜罷 九月給事中馬錫劾戶部尙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朴受賄給事中厲汝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亦劾兩淮副使張祿遣使入都廣通結納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賂受屬有證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燄詞連倉場尙書王暉嚴嵩上章自理且求援於中官激帝怒帝下杲等獄杲朴皆謫戍暉斥爲民責汝進代杲解釋杖八十秉彝等六十並謫雲南廣西典史嵩猶畏夏言疏遣世蕃歸省墓杲掌邦計事無不辦帝深倚之嘗有詔買龍涎香久

不進以此不悅 逮貴州巡撫都御史王學益 大計拾遺言官論  
聶豹在平陽乾沒夏言亦惡豹閏月逮下錦衣獄落職歸 黔國公  
沐朝輔卒二子融鞏皆幼詔視琮璘故事令融嗣公給半祿而授朝  
輔弟朝弼都督僉事佩印代鎮 丙午振成都饑 冬十月逮山東  
巡撫都御史何鼈 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言激勸軍士在重賞  
今斬一首者陞一級不願者予白金三十兩賞已薄又文移察勘動  
涉歲時以故士心不勸近宣大事棘稍加賞格請倍增其數鎮巡官  
驗明卽給蓋增級襲廕有官者利之窮卒覬賞而已兵部以爲然定  
斬首一級者與銀五十兩著爲令 朱紘巡海道采僉事項高及士  
民言謂不革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不嚴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上疏具  
列其狀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閩人資衣食於海驟失重利  
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會日本使周良等以舟四人六百  
待明年貢期守臣沮之以風爲解紘乃以便宜要良自請後不爲例



錄其船延良入寧波賓館十一月事聞閩人林懋和爲主客司宣言  
先期非制且人船越額宜敕守臣勒回詔從其議良等不肯去紈亦  
以中國制馭諸番宜守大信疏爭之強且曰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  
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閩浙人益恨之奸  
民投書激變紈防範密計不得行 壬午大內火大高元殿災帝禱  
於露臺 乙未皇后崩詔曰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  
預名葬地曰永陵親定謚禮視昔加隆 海禁旣嚴佛郎機人無所  
獲利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禦卻之 先是河套議  
起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  
爲難久不會奏曾銑怒疏請於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罷楊  
守謙代之意與銑同銑遂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己又獻營陳八  
圖並優旨下廷議 十二月辛酉曾銑劾甘肅總兵官仇鸞阻撓楊  
博亦發其貪罔三十事詔逮問 乙亥倭犯寧波台州大肆殺掠二

郡將吏並獲罪 嚴嵩貪伎海內士大夫怨之謂夏言能壓嵩制其命深以爲快而言以廢棄久務張權所譴逐不盡當朝士及目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陸炳言擬旨逮治皆造言請死炳長跪乃得解二人與嵩比而構言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內豎詣言所言負氣岸奴視之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往往失帝旨嵩聞益精治其事總督二邊侍郎曾銑之議復河套也言贊決之甚力兵部尙書王以旂等見帝意向銑議上一如銑言銑鳩兵繕塞輒破敵而嵩欲借以傾言與元炳媒孽其間

二十七年春正月帝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言大駭請帝自裁斷帝命刊手詔遍給與議諸臣嵩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言益懼謝罪且言嵩未嘗異議今乃盡委於臣帝責言強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謂向擬旨褻銑臣皆不與聞言復力辯

而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以旂會廷臣覆奏盡反前說癸未遣官逮  
銑出以旂代之責科道官不言悉杖於廷停俸四月盡奪言階官以  
尙書致仕 把都兒寇廣寧參將閻振戰死 兵部侍郎范鏞上經  
略潮河川居庸關諸處事宜請於古道門外蠡窩嶺增墩臺一濬濠  
設橋潮河川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薊鎮五里塚划車開連口慕  
田谷等地設墩臺惡谷紅生谷香爐石等斬岸塹修築居庸關外諸  
口加潮河川提督爲守備增副將居庸關領天壽山黃花鎮設橫嶺  
守備塞懷來路又議紫荆倒馬龍泉等關及山海關古北口經略事  
宜請於紫荆之桑谷倒馬之中窰關峪龍泉之陡石嶺創築城垣增  
設敵樓營舍薊州所轄燕河太平馬蘭密雲四路修築未竟者竣之  
移參將分駐石門杜家莊俾保定總兵駐紫荆移建昌營游擊於山  
海關又言諸路緩急以密雲之分守爲最各關要害以密雲之迤西  
爲最若燕河之冷口馬蘭之黃崖太平之榆木嶺擦崖子皆所急下

所司議行 嚴嵩揣帝無意殺夏言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怨  
謗嵩乃代仇鸞草疏誣曾銑掩敗不奏劾軍饟鉅萬遣子淳屬蘇綱  
賂言交關爲奸利其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逮淳綱下錦衣  
衛獄遣給事中申玠等往覈給事中齊譽等以帝怒銑甚請早正刑  
章帝責譽黨奸避事鐫級調外任二月癸巳銑逮至法司比擬邊帥  
失陷城砦者律帝必欲依正條坐銑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  
卽日行刑遣官校逮言价等因劾李珍與指揮田世威郭震爲銑爪  
牙並逮下獄連及謝蘭張問行威唐副總兵李琦等皆斥罰勒淳綱  
贓卹陳亡軍及居民被難者銑嘗檄府衛銀三萬兩製車仗亦責償  
於淳酷刑拷珍令其實劾饒行賂事珍瀕死不承淳用是免珍竟論  
死綱世威震並謫戍銑有膽略長於用兵居官廉家無餘貲旣被誣  
後俺答歲入寇帝卒不悟輒曰此銑欲開邊故行報復耳 詹榮以  
守邊當積粟近邊宏賜諸堡二十一所延互五百餘里闢治之皆膏

腴田可數十萬頃乃奏請召軍佃作復其租徭移大同一歲市馬費  
市牛賦之秋冬則聚而遏寇帝立從焉 翁萬達言諸部求貢不遂  
慚且憤聲言大舉犯邊乞令邊臣便宜從事帝怒切責之 癸卯出  
仇鸞於獄 朱統討平覆鼎山賊將進攻雙嶼使柯喬及都指揮黎  
秀分駐漳泉福寧遏賊奔逸都指揮使盧鏜將福清兵由海門進夏  
四月遇賊於九山洋俘日本國人稽天許棟亦就禽棟黨汪直等收  
餘衆遁鏜築寨雙嶼而還番舶後至者不得入分泊南麂礁門青山  
下八諸島勢家既失利宣言被禽者皆良民非賊黨又挾制有司以  
脅從被擄予輕比重者引強盜拒捕律統上疏曰今海禁分明不知  
何由被擄何由脅從若以入番導寇爲強盜海洋敵對爲拒捕臣之  
愚暗實所未解遂以便宜行戮 夏言抵通州聞曾銑所坐大驚墮  
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諭降不兩日鸞何以知上  
語又何以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詐爲之以傾臣嵩靜

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刑部尙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切責茂堅等奪其俸猶及言不戴香冠事 五月丙戌葬孝烈皇后

六月贈前大學士楊一清太保謚文襄 龍許保等勢盛貴州巡

撫都御史李義壯告警命張岳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討之進右都御史 周良復求貢朱紉以聞禮部言日本貢期及人船數雖違制第表辭恭順若概加拒絕則航海之勞可憫若猥務含容則宗設素卿之事可鑒宜敕紉起送五十人餘留嘉賓館量加犒賞諭令歸國報可秋七月巡按浙江御史周亮上疏詆紉請改巡撫爲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亮亦閩人也 戊寅京師地震 帝頻修齋醮諸王爭遣使進香鄭王厚烷獨上書請帝修德講

學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演連珠十章以神仙土木爲規諫語切直帝怒下其使者於獄詔曰前宗室有謗訛者置不治茲復效尤王今之西伯也欲爲爲之 廣東連山賊李金與廣西賀縣賊倪仲亮等出沒衡永郴桂積三十年不能平張岳大合兵督沈希儀等進討破禽之巨寇悉平 庚子西苑進嘉穀薦於太廟 八月丁巳俺荅犯大同不克退攻五堡伏兵其旁誘指揮顧相等出圍之彌陀山周尙文急督副總兵林椿參將呂勇游擊李梅及二子君佐君仁出塞援圍始解相及指揮周奉千戶呂愷郝經等已陳沒尙文轉戰次野口伏突起尙文等殊死戰斬其長一人相持月餘寇引去尙文設伏殺其殿卒而還寇趨山西諸將禦卻之九月壬午寇犯宣府大掠永寧隆慶懷來軍民死者數萬守備魯承恩等戰死 山東提學僉事王暉給由入都道病後期嚴嵩遂奪其官暉在臺嘗劾罷方面官三十九人直聲甚著比歸環堵蕭然數年卒 朱紘討溫盤南麂諸

賊連戰三月大破之還平處州曠盜 乙未免陝西被災稅糧 冬  
十月癸卯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妻蘇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  
孫尙寶丞朝慶削籍爲民言豪邁有俊才縱橫博辯人莫能屈既受  
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遂日與諸議禮貴人抗帝以爲不黨遇  
益厚及柄大政裁決庶務頗專恣志驕氣溢卒爲嚴嵩所擠死時年  
六十七其後嵩禍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 十二月禮部尙書費寀  
卒

二十八年春正月套寇自西海還肆掠永昌鎮羌總兵官王繼祖禦  
卻之 朱紘言臣整頓海防稍有次第周亮欲侵削臣權致屬吏不  
肯用命旣又陳明國是正憲體定紀綱扼要害除禍本重斷決六事  
語多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閩浙人言亦有不悅紘者矣 二月乙  
巳振陝西饑 辛亥南京吏部尙書張治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  
學士祭酒呂本爲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治等以疏遠



擢用不敢預可否嚴嵩益專 翁萬達言俺答將復寇宣府總兵官  
趙卿怯請以周尙文統其兵帝從之而命趙國忠代卿尙文國忠皆  
未至壬子寇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潮唐臣張淮等戰死寇遂南下  
駐隆慶石河營游騎分掠東及永寧川南及岔道灰嶺柳溝大小紅  
門諸口關南大震游擊將軍王鑰袁正力戰隆慶州橋南寇移而南  
乙卯尙文萬騎遇敵曹家莊參將田琦騎千餘與尙文合連戰斬四  
首搴其旂寇據險不退萬達督參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馳赴順風鼓  
譟揚塵蔽天寇驚曰翁太師至矣是夜東去丙辰國忠至岔道命參  
將孫勇帥精卒逆擊寇於大滹沱敗之與尙文分道追擊寇連敗盡  
走帝偵萬達督戰狀大喜立進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尙文等並  
敘功陞賞應熊顛之子也 初徐階爲吏部侍郎折節下士接見庶  
官必深坐咨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自喜得階意願爲用尙書熊浹  
唐龍周用皆重階階數署部事及聞淵代用自以前輩事取獨斷階

意不樂求出避之帝命改掌翰林院事進禮部尙書階勤又所撰青  
詞獨稱旨遂召直無逸殿與張治李本俱賜飛魚服廷推吏部尙書  
帝不聽曰階方侍左右何外擬也 給事中楊允繩奉命會英國公  
張溶撫寧侯朱岳定西侯蔣傳等簡應襲子弟於閱武場指揮鄭璽  
忽傳寇至溶等皆懼走允繩獨不動因奏之詔褫璽職奪溶岳營務  
罰傳等俸允繩由是知名溶崙之子岳麒之子傳驥之孫也 三月  
辛未朔日有食之 乙酉皇太子行冠禮丁亥薨諡莊敬與哀沖太  
子並建寢園歲時祭祀從諸陵後 佛郎機國人行劫至詔安朱紈  
督官軍迎擊於走馬溪禽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復以便宜戮之  
具狀聞因言長澳諸大俠林恭等句引夷舟作亂而巨姦關通射利  
因爲鄉導躡我海濱宜正典刑部覆不允夏四月御史陳九德劾紈  
擅殺詔落紈職遣給事中杜汝禎往按問紈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  
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殺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

之不須人也製壙誌作絕命詞仰藥死紈清強峭直勇於任事欲爲國家杜亂源乃爲勢家構陷朝野太息自紈死罷巡視大臣不設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事浙中衛所四十一戰船四百三十九尺籍盡耗紈招福清捕盜船四十餘分布海道在台州海門衛者十有四爲黃巖外障副使丁湛盡散遣之撤備弛禁未幾海寇大作荼毒東南者十餘年 范子儀妄言莫宏灑死迎正中歸立剽掠欽廉等州嶺海騷動提督兩廣侍郎歐陽必進檄都指揮僉事俞大猷討之賊攻廉州甚急大猷馳至以舟師未集遣數騎諭降且聲言大兵至賊不測果解去無何舟師至設伏冠頭嶺賊犯欽州大猷遮奪其舟追戰數日生禽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級窮追至海東雲屯檄宏灑殺子儀函首來獻 帝才范鏢甚會兵部尙書趙廷瑞爲楊允繩劾罷卽命鏢代鏢以老辭且言隨事通變乏將順之宜帝怒責鏢不恭削其籍而召翁萬達還部侍郎詹榮署部務奏行秋防十事 套寇復

犯鎮番山丹諸處參將蔡勳馬宗援三戰皆捷前後斬首一百四十餘級 五月太保左都督周尙文卒年七十五尙文清約愛士得士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初尙文僉後府事嚴世蕃方爲都事驕蹇尙文面叱將劾奏之嵩謝得免乃調世蕃治中而銜尙文刺骨謀傾陷之尙文功高帝方藉以抗強敵讒不得入比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束言尙文爲將忠義自許曹家莊之役奇功也雖晉秩未疇勳宜贈封爵延子孫他如董暘江瀚力抗強敵繼之以死雖已廟祀宜賜祭以彰死事忠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倖蒙忠勤反捐棄何以鼓士氣激軍心疏奏嵩大恚激帝怒下吏部都察院議聞淵屠僑等言束無他腸第疏狂當治帝愈怒奪淵僑俸下束錦衣獄已刑部坐束奏事不實輸贖還職特命杖於廷仍錮錦衣獄 秋七月浙江海賊起 初罕東屬蕃避土魯番亂遷肅州境上時與居民戕殺監生李時暘以爲言事下守臣八月楊博築金墪白

城七堡召其長令帥屬徙居之諸番徙七百餘帳州境肅清 套寇  
數萬屯寧夏塞外將大入官軍擊之斬首六十餘級寇宵遁 瓊州  
五指山熟黎素畏法供徭賦知州邵濬虐取之其酋那燕遂結崖州  
感恩昌化諸黎爲亂詔發兩廣官軍九千進勦給事中鄭廷鵠言瓊  
州諸黎盤踞山峒而州縣反環其外其地彼高而我下其土彼膏腴  
而我鹹鹵其勢彼聚而我散故自開郡來千六百餘年無歲不遭黎  
害今日之患非九千兵可辦必添調狼土官兵召募打手集數萬衆  
一鼓而四面攻之然後可克也往嘉靖十九年嘗大渡師徒攻毀巢  
岡議於德霞建城立邑招新民耕守業已舉行中道而廢旋爲賊資  
今宜分奇兵由萬州陵水進先攻連郎温腳二峒岐賊而以大兵徑  
擣崖賊使彼此不相顧慰安諸部以解其黨收德崖千家羅活等膏  
腴之地設立屯田且耕且守由羅活磨斬開路以達安定由德霞沿  
溪水以達昌化仍建參將府於德霞各州縣許便宜行事新民中有

異志者或遷之海北或編入附近衛所戎籍如漢徙濬山蠻故事詔  
悉允行尋以俞大猷爲崖州參將 嚴嵩旣構殺夏言勢益橫部權  
無不侵數以小故奪聞淵俸九月淵遂乞骸骨歸淵居官始終一節  
晚扼權相功名頗損 俺答三萬騎犯萬全左衛總兵官陳鳳副總  
兵林椿與戰鷓兒嶺殺傷相當總督宣大山西侍郎郭宗皋坐奪俸  
朵顏三衛犯遼東 冬十月辛丑免畿內被災稅糧 黔國公沐  
融卒鞏嗣朝弼心害之朝弼母李氏請護鞏居京師待其長還鎮報  
可鞏未至京而卒 翁萬達以父憂歸詹榮復當署部務辭疾乞休  
帝怒奪職閒住吏部侍郎丁汝夔代爲兵部尙書兼督團營時俺答  
屢寇邊羽書疊至帝方齋居西內厭兵事而嚴嵩竊權邊帥率以賄  
進疆事大壞 李義壯持萬鏗議欲招撫蜡爾山賊十一月張岳劾  
其阻兵罷之王學益與鏗附嚴嵩主撫議數從中撓岳岳持益堅  
初獻皇帝入太廟非公議帝恐後世議祧及孝烈皇后崩帝欲祔之

廟又恐壓於孝潔皇后會孝烈大祥禮臣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帝曰奉先殿東夾室非正也可卽祔太廟巖嵩等請設位於太廟東皇妣睿皇后之次後寢藏主則設幄於憲廟皇祖妣之右帝曰祔禮至重豈可權就后非帝乃配帝者自有一定之序安有享從此而主藏彼之禮其祧仁宗祔以新序卽朕位次勿得亂禮嵩等言祔新序非臣下所敢議且陰不可當陽位乃命姑藏主睿皇后側

二十九年春正月大計削厲汝進籍 三月龍許保襲執印江知縣

徐文伯石阡推官鄧本忠 郭鄭子守乾襲武定侯 歐陽必進會

總兵官平江伯陳圭等討那燕議分兵五道沈希儀適病最後至謂必進曰萬州陵水黎未有黨惡之實柰何并誅益樹敵莫若止三道乃偕參將武鸞俞大猷直入五指山下斬那燕及其黨五千四百有奇俘獲者五之一招降三千七百人猷言於必進曰黎亦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設市用漢法雜治之乃單騎

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 俺答移駐威寧海子 初帝幸承天

河南巡撫都御史胡纘宗以事笞陽武知縣王聯聯尋爲巡按御史  
陶欽夔劾罷以毆其父論死久之其父請得出獄復坐殺人求解不  
得知帝喜告訐乃撫纘宗迎駕詩穆王八駿語爲謗詛言纘宗命己  
刊布不從屬欽夔論黜羅織成大辟候長至日令其子詐爲常朝官  
闌入闕門訟冤凡所不悅副都御史劉隅給事中鮑道明御史胡植  
馮章張洽參議朱鴻漸知府項喬賈應春等百十人悉構入之帝大  
怒立遣官捕纘宗等下獄命法司嚴訊夏四月刑部尙書劉訢等盡  
得其誣罔仍坐聯死當其子詐冒朝官律斬而爲纘宗等乞宥帝坐  
聯父子辟而以纘宗等命禮部都察院參議嚴嵩爲之解乃革纘宗  
職杖四十訢亦除名法司正貳停半載俸郎官承問者下錦衣獄嵩  
以對制平獄有功令兼支大學士俸時帝以喜怒爲生殺每遇大獄  
刑官率翫法徇上意訢於是獄能持法天下稱之 改楊守謙巡撫



保定兼督紫荆諸關守謙去鎮之日傾城號泣有追送數百里外者  
六月丁巳俺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給事中唐  
禹言全軍悉陷乃數十年未有之大劾閏月逮郭宗皋及巡撫都御  
史陳燿各杖一百燿死宗皋戍陝西靖虜衛起翁萬達代宗皋萬達  
方病疽廬墓間乃疏請終制免陝西河南江北被災夏稅秋七  
月俺答傳箭諸部大舉杜汝楨及巡按浙江御史陳宗夔還言朱  
紈所誅皆滿刺加商人與海濱無賴之徒鬻販拒捕無僭號流劫事  
紈擅自行誅誠如御史所劾時滿刺加已爲佛郎機所并汝楨等不  
知遂以實紈罪詔逮紈已前死柯喬盧鏜等並論重辟八月甲  
子俺答犯宣府諸將拒之不得入丁汝夔言寇不得志於宣府必東  
趨遼薊請敕諸將嚴爲備潮河川乃陵京門戶宜調遼東一軍赴白  
馬關保定一軍赴古北口從之嚴嵩旣傾殺夏言益僞爲恭謹言  
嘗加上柱國帝亦欲加嵩嵩言尊無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稱國初雖

設此官左相國達功臣第一亦止爲左柱國乞陛下免臣此官著爲  
令典以昭臣節帝大喜從之以世蕃爲太常寺卿嵩無他才略惟一  
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  
帝怒戕害人諸所不悅者多用他故置之死或假遷除考察斥之未  
嘗有迹也 胡纘宗之獄株連甚衆會帝以京師災異頗見咨陶仲  
文仲文言慮有冤獄得兩方解帝從之果得兩丙寅以平獄功封仲  
文爲恭誠伯 俺答自宣府引而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百七十里  
大同總兵官仇鸞聞之帥所部馳至居庸南哈舟兒爲寇嚮導詐言  
向西北順天巡撫都御史王汝孝以聞丁汝夔信之請令鸞還大同  
勿東詔俟後報及興州報至命鸞壁居庸汝孝守薊州寇循潮河川  
而下丁丑至古北口薄關城汝孝帥總兵官羅希韓盧鉞禦之寇陽  
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從鴿子洞曹榆溝潰牆入汝孝師大潰巡按  
御史王忬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爲守禦

計盡徙舟楫之在東岸者戊寅寇由石匣營達密雲轉掠懷柔圍順義大同隊長馬芳馳斬其將寇亦聞保定兵駐城內乃解而南夜半至通州阻白河不得渡壁於河東孤山帝密遣中使覘軍見忤方厲士乘城還奏帝大喜寇分兵四掠焚湖渠馬房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召鸞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分遣文武大臣各九人守京城九門蔣傳及兵部侍郎王邦瑞總督之陸炳及禮部侍郎王用賓給事御史各四人巡視皇城四門詔大小文臣知兵者許汝夔委用汝夔條上八事請列正兵四營於城外四隅奇兵九營於九門外近郊正兵營各一萬奇兵營各六千急遣大臣二人經略通州涿州且釋罪廢諸將使立功贖罪帝悉報可楊守謙帥師倍道入援帝聞其至甚喜令營崇文門外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各以兵至人心稍安寇游騎四出散掠枯柳諸村去京城二十里汝夔遣偵卒出城不數里輒奔還妄言誑汝夔既而言不讎弗罪也募他卒偵之復如前寇衆

寡遠近皆不能知京營冊籍多虛數見卒僅四五萬老弱半之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從武庫索甲仗主庫奄人勒常例不時發久之不能軍乃發居民及四方應武舉諸生乘城都御史商大節帥五城御史統之發帑金五千兩命便宜募壯士鸞與副將徐鈺游擊張騰等軍白河西守謙楫移營東直門外趙國忠偕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姚冕山西游擊羅恭等營玉河諸處勤王兵先後至者五六萬人詔守謙鸞調度京城及各路援兵相機戰守兵部核援兵數行賞賚議者謂城內虛城外有邊兵足恃宜移京軍備內釁汝夔亦以爲然遂量掣禁軍入營十王府慶壽寺前朱希忠掌營務恐以兵少獲譴乃東西抽掣爲掩飾計士疲不得息而莫曉孰爲調者爭詈汝夔鸞兵無紀律掠民間帝方眷鸞令勿捕汝夔亦戒勿治鸞兵民益怨怒勤王兵聞變卽赴未齎糗糧犒師制下牛酒無所出越二三日始得數餅餌皆飢疲不任戰辛巳寇

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詔守謙與楫等合擊莫敢前壬午寇悉師薄城分掠西山黃村沙河大小榆河諸將高秉元徐鏞等禦之不能卻國忠移營護諸陵陳紅門外寇騎至不敢入帝拜鸞大將軍進守謙兵部右侍郎協同提督內外諸軍事趣諸將戰甚急汝襲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或可掩失利輦下帝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襲遂戒諸將勿輕戰鸞自孤山還至東直門斬死人首六級報功守謙孤軍薄俺答營無後繼不敢戰客勸之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諸將皆閉營不出引汝襲及守謙爲辭流聞禁中帝不悅敵縱所擄馬房中官楊增入城謾書求貢帝召嵩及呂本徐階對便殿嵩曰饑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帝然之問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帝復問階階曰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厚邀我請遣譯者諭令退屯塞外因邊臣以請往返之間我

得益爲備援兵集寇且走帝稱善者再階請帝還大內召羣臣計兵  
事從之詔百官廷議俺答求貢事司業趙貞吉奮袖大言曰城下之  
盟春秋恥之旣許貢必入城儻要索無已奈何階曰君必有良策貞  
吉曰爲今之計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尙文功以勵邊帥  
出沈束於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  
督力戰退敵易耳錦衣衛經歷沈鍊是貞吉吏部尙書夏邦謨曰  
之曰若何官鍊曰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何怪也廷臣皆莫敢言帝  
偵知狀諭嵩曰貞吉言是第不當及周尙文沈束事耳議罷貞吉盛  
氣謁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復叱之嵩大恨帝召  
貞吉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  
軍給白金五萬兩聽便宜勞賞寇燬城外廬舍城西北隅火光燭天  
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稱將帥爲文臣制故寇得至此帝怒曰守  
謙擁衆自全朕親降旨趣戰何得以部檄爲解癸未羣臣昧爽入至

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至午門集羣臣切責之而已帝怒文武臣不任事尤怒汝夔吏部因請起楊守禮劉源清史道許論於家汝夔不自安請督諸將出城戰而以侍郎謝蘭署部事帝責其推諉命居中如故嵩撰貞吉敕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行時敵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越宿卽復命帝大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爲尙文東遊說下之錦衣獄通政使樊深陳禦寇七事言鸞養寇要功帝立斥深爲民邦瑞屯禁軍郭外以巡捕軍營東西長安街大啓郭門納四郊避寇者寇縱橫內地八日所掠過望甲申整輜重從容趨白羊口而去鍊上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令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弗省汝夔蘭及戶部尙書李士翱工部尙書胡松侍郎維容孫禮皆引罪命革士翱職停松俸俱戴罪辦事侍郎俱停俸五月執汝夔及守謙下獄鸞步卒掠民資守通州都御史王儀捕笞之枷

市門外鸞訴於帝忬及御史姜廷頤復劾之帝立命逮儀超擢忬僉都御史代之邦瑞攝兵部事召翁萬達爲尙書乙酉逮汝孝希韓鉞寇未盡去官校不敢前詭言汝孝等追寇白羊口遠不可卒至丙戌京師解嚴杖貞吉於廷謫荔波縣典史帝欲大行誅以懲後汝夔窘求救於嵩嵩懼其引己使人語之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怒甚不敢言給事御史劾汝夔禦寇無策帝責其不早言奪俸有差趣具獄丁亥怒法司奏當緩杖都御史屠僑刑部侍郎彭黯大理寺卿沈良才各四十降俸五等給事中張侃等循故事覆奏各杖五十斥侃爲民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失誤軍機卽日並戮於市梟汝夔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鐵嶺衛汝夔臨刑方悔爲嵩所賣方廷訊時職方郎中王尙學當從坐汝夔曰罪在尙書郎中無預得減死論戍汝夔赴市問左右王郎中免乎尙學子化在側謝曰荷公恩免矣汝夔歎曰汝父勸我速戰我爲政府誤汝父免我死無恨聞者爲泣下守謙坦



易無城府馭下多恩意守官廉位至開府蕭然若寒士臨刑時慨然曰臣以勤王反獲罪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臣此心邊郵吏士知守謙死無不流涕者寇將出白羊口鸞尾之寇猝東返鸞出不意兵潰死傷千餘人戊子寇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 九月辛卯朔振畿內被寇者 王汝孝等逮至帝怒漸解汝孝復以首功聞命俱減死戍邊 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自三大營變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寢不如初然額軍尙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廢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皆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敵騎深入戰守皆因此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胄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饗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年尙書王瓊毛伯温劉天和嘗有意振刷將領惡其害己

軍士習於驕惰陰謀阻撓競倡流言事復中止釀害至今乞大振乾綱遣官精核帝是其言命兵部議興革乙未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更三千曰神樞設戎政府總督京營武臣協理文臣各一人以仇鸞及邦瑞爲之其下設副總兵參將等官二十六員又從部議以四武營歸五軍營中軍四勇營歸左右哨四威營歸左右掖各設坐營官一員爲正兵備城守參將二員備征討丁酉邦瑞條上興革六事中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槍者帝報從之邦瑞又舉前編修趙時春工部主事申憲知兵並改兵部分理京營事

戊申免畿輔被災稅糧 分遣御史郎中募兵畿輔山東西河南商大節兼管民兵經略京城內外大節訓練鼓舞軍容甚壯所募民兵四千請以三等授饟上者月二石其次遞減五斗帝亟從之大名知府張瀚閱戶籍三十丁簡一人使二十九人供其饟卽日得八百人使者稱其才 初鄭康王薨無子見蒞子祐檣應及以前罪廢乃

立東垣王子祐禱已祐檮求復郡王爵恕鄭王厚烷不爲奏乘帝怒  
撫厚烷四十罪以叛逆告詔駙馬中官卽訊還報反無驗治宮室各  
號擬乘輿則有之帝怒曰厚烷訕朕躬在國驕傲無禮大不道壬子  
廢爲庶人錮之鳳陽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室  
宮門外席橐獨處者十九年 楊允繩請令五軍都督府府軍前衛  
及錦衣衛堂上官每遇考選軍政之歲各具疏自陳聽科道官拾遺  
騰驤四衛及錦衣指揮以下聽兵部考察詔皆從之著爲令 冬十

月甲戌張治卒 刑部郎中徐學詩言臣聞外攘之備在於內治內

治之要在於端本今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  
羣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培克軍民釀成寇患國事至此猶  
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  
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  
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

比難可悉數舉朝莫不歎憤而無有一人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子然後敢聞於陛下陛下又安得而盡悉之乎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之時莫不假事託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曄陳瓊御史謝瑜童漢臣輩於時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動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爲所私修隙耳遂下學詩錦衣獄嵩求去優詔慰留嵩又請遣世蕃回籍帝亦不許斥學詩爲民 申橐疾仇鸞專恣言兵戎大事不當決於一人鸞奏橐侵官帝爲下橐錦衣獄罷巡視部官不設 仇鸞請選各邊兵六萬四

千人分番入衛令京營將領分轄訓練兵部侍郎聶豹疏陳四慮謂  
宜固守宜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怒伺豹過無所得乃已帝竟從鸞  
計十一月癸巳分遣御史赴各邊選軍自是邊軍盡隸京師塞上  
有警邊將不得徵集邊事益壞 翁萬達家嶺南距京師八千里聞  
寇警倍道行四十日抵近郊寇氛熾帝日夕俛萬達至遲之以問嚴  
嵩嵩故不悅萬達言寇患在肘腋諸臣觀望非君召不俟駕之義帝  
遂用王邦瑞於兵部不數日萬達至具疏自明帝責其欺謾念守制  
姑奪職聽別用初仇鸞鎮兩廣縱部卒爲虐萬達爲知府縛其尤橫  
者杖之鸞銜宿怨讒言搆於帝萬達益失眷未幾降兵部右侍郎兼  
僉都御史經略紫荆諸關 那鑑密約武文淵爲亂沐朝弼及巡撫  
都御史胡奎巡按御史林應箕以聞請以副使李維參政胡堯時督  
兵勦之制可 帝終欲祔孝烈皇后於太廟命再議徐階言不可給  
事中楊思忠力贊之餘莫敢言帝覘知狀及議上帝震怒嚴旨譙責

命階思忠更定階思忠惶恐乃請於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以祔孝烈則仁宗可不祧孝烈可速正南面之位陛下亦無預祧以俟之嫌帝曰臣子之誼當祧當祔力請可也苟禮得其正何避豫爲階益恐不敢守前議因上祧祔儀注會請忌日祭帝猶銜前議報曰孝烈繼后所奉者又入繼之君忌不祭亦可階等請益力帝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居朕室次禮官顧謂今日未宜徒飾說以惑衆聽因諭嚴嵩等禮官從朕言勉強耳卽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將來由臣下議處忌日令奠一卮酒不至傷情於是階等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壬寅祧仁宗祔孝烈皇后於太廟 薊州督饟都御史李遂未謝恩請關防符驗用新銜帝怒削其籍 仇鸞搆王邦瑞於帝帝眷漸移十二月鸞奏革薊州總兵官李鳳鳴大同總兵官徐珏任而薦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鳴密雲副將徐仁代珏旨從中下邦瑞言朝廷易置將帥必采之公卿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

也且京營大將與列鎮將不相統攝何緣京營乃黜陟各鎮今曲狗鸞請臣恐九邊將帥悉奔走託附非國之福也帝不悅下旨譙讓鸞又欲節制邊將罷築薊鎮邊垣邦瑞皆以爲不可鸞大憾益肆讒構陳九德疏薦謫戍侍郎張漢等帝怒削其籍 俺答遣子脫脫陳

款命嚴備 先是喻茂堅長刑部上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會同三法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以後欽定事例永爲遵守其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奉詔革除事例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采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及是尙書顧應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 嚴嵩貴幸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賄日以重沈鍊時時扼腕





明紀卷第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世宗紀七

起嘉靖三十年辛亥訖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凡五年

三十年春正月上疏言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爲天下除奸邪今大學士嵩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略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詔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引朝廷賞罰歸之於己請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啓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饋遺每事陰爲之地二也攬吏部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

虛日致道路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  
貽君父憂十也因并論夏邦謨詔訣贖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  
大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 時增兵設戍饟額過倍戶部尙書洛陽  
孫應奎束手無策始建議加派自北方諸府暨廣西貴州外其他量  
地貧富驟增銀一百十五萬有奇而蘇州一府乃八萬五千御史郭  
仁吳人也詣應奎請減不從仁遂劾應奎帝以仁不當私屬調之外  
二月徐階請立皇太子不報復連請皆不報後當冠婚復請先裕  
王後景王帝不懌 王邦瑞復陳安攘大計嚴旨落職以冠帶辦事  
居數日京察自陳斥爲民 翁萬達自陳乞終制帝疑其避事免歸  
瀕行復摘謝疏譌字爲不敬斥爲民 張岳使總兵官沈希儀及參  
將石邦憲等分道討龍許保躬入銅仁督之先後斬賊魁五十三人  
破苗寨十有五竄山箐者搜捕殆盡獨許保及吳黑苗跳不獲三月  
岳以捷聞言貴苗漸平湖苗聽撫請遣土兵歸農朝議許之未幾西

陽宣撫冉元嗾許保黑苗突思州劫執知府李允簡邦憲兵邀奪允  
簡還允簡竟死嚴嵩父子故憾岳欲逮治之徐階持不可乃奪右都  
御史以侍郎督師 仇鸞有寵用事帝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  
乃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鬪固恩寵帝許之壬辰開馬  
市於宣府大同命侍郎史道經理其事趙時春憤曰此秦檜續耳身  
爲大將而效市僧可乎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陳十不可五謬大略  
言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讎也  
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  
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  
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  
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食媮安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  
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懼  
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

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入或俺  
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今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  
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  
十議者曰吾外爲市以羈縻之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  
其以釁終明甚苟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  
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  
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  
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必無入掠  
乎曰佳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己而應之何佳之有疏入帝頗心動  
下鸞及朱希忠嚴嵩呂本徐階兵部尙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聶豹議  
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希忠等遂言遣官已行勢難  
中止帝尙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錦衣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  
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鸞所乘馬

出婦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  
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耶番民信  
愛之呼曰楊父兩廣提督侍郎周延總兵官顧寰決策請於朝令莫  
宏灑襲都統使赴關領牒會部曰黎伯驪與黎寧臣鄭檢合兵來攻  
宏灑奔海陽不克赴 仇鸞盡統中外兵惡商大節獨爲一軍不受  
其節制欲困之夏四月壬午請畫地分守以京城四郊委大節大節  
言臣雖經略京城實非有重兵專戰守責者也京城四郊利害鸞欲  
專以臣當臣節制者止巡捕軍鸞又時調遣奸宄竊發誰爲捍禦哉  
帝方寵鸞不欲人撓其事責大節懷奸避難立下錦衣獄法司希旨  
當大節斬嚴嵩言大節誠有罪但法司引律非是幸赦其死戍極邊  
不聽 那鑑縱兵攻掠沐朝弼與巡撫都御史石簡調武定北勝亦  
佐等土漢兵分五哨進破木龍寨降甘莊賊漸蹙乃遣經歷張維等  
詣南羨監督王養浩乞降左布政徐樾以督饟至聞維言信之約翼

日令鑑面縛出城左右咸謂夷詐不可許槓不聽如期親帥百人往  
城下受降鑑縱象馬夷兵突出衝之槓及左右皆死姚安土官高鶴  
奮身赴救亦被殺巡按御史趙炳然以聞并糾朝弼等失事罪詔褫  
簡職停養浩等俸剋期捕賊贖罪 龍許保等既破思州復糾黨欲  
攻石阡不克六月還過省溪千戶安大朝等邀之斬獲大半盡奪其  
輜重賊不能軍石邦憲使使購老獮老獐等執許保及思州印獻軍  
門張岳以吳黑苗未獲不敢報功已而再元謀露岳發其奸元賄嚴  
世蕃責岳絕苗黨 初叛人蕭芹呂明鎮以罪亡入韃靼挾白蓮邪  
教與其黨趙全邱富周原喬源諸人導俺答爲患俺答市畢旋入掠  
邊臣責之以芹等爲辭芹詭有術能墮城已而不驗秋七月縛芹及  
明鎮來獻而全富等竟匿不出 沐朝弼與石簡集五哨兵環元江  
而壁令南羨哨督兵渡江攻城選路通哨甘莊哨各精卒二千佐之  
那鑑知二哨精卒悉歸南羨潛遣兵象乘虛衝路通哨官兵不意賊

至倉卒燒營走監督郝維嶽奔入甘莊哨甘莊亦大潰督哨李維亦遁惟餘南羨偪城而軍武定女土官瞿氏寧州土舍祿紹先廣南儂兵頭目陸友仁恨那鑑戕主奪嫡誓死不退督哨王養浩因激獎之翼日鼓譟攻城賊大敗閉門不出官軍圍之鑑乞降官兵懲徐樾之敗不應 九月乙未京師地震有聲詔脩省 史道徇俺答請以粟豆易牛羊給事中何光裕御史龔愷等劾道委靡遷就馬市旣開復請封號今其表意在請乞而道以爲謝恩況表文非出賊手道不去則彼有無厭之求我無必戰之志誤國事不小帝方嚮仇鸞責光裕等借道論鸞以探朝廷杖光裕愷八十餘奪俸光裕不勝杖卒 嚴嵩柄政擅黜陟權吏部尙書李默每持己意嵩銜之冬十月遼東巡撫缺默推布政使張臬謝存儒以上帝問嵩言其不任奪默職爲民 十一月薊遼總督何棟購捕哈舟兒陳通事至京伏誅 俺答犯大同時馬市尙開寇旋入抄掠大同市則掠宣府宣府市則掠大

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邊臣亦多畏懾以互市啗之延綏寧夏亦開市市馬五千匹其長狼台吉等約東所部終市無譁者王以旂以聞詔大賚二鎮文武將吏 前兵部侍郎詹榮卒 免兩畿河南江西遼東貴州山東山西被災稅糧時國用猶不足孫應奎言今歲入二百萬而諸邊費六百餘萬一切取財法行之已盡請令諸曹所隸官吏儒士廚役校卒悉去冗者而臣部出入之數亦總其大綱列籍進御使百司庶府咸知爲國惜財報可

三十一年春正月命應奎條上京邊備用芻糧之數 壬辰俺答犯大同甲午入宏賜堡 元江城中析屋而爨斗米銀三四錢會瘴毒起大兵乃復撤期秋末征之尋敕沐朝弼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鮑象賢鳩兵討賊 二月癸丑朔振宣大饑 辛酉俺答犯懷仁川指揮僉事王恭禦之於平川墩恭戰死 己巳建內府營操練內侍



饒陽王充棟數以事侵代王廷琦恐得罪乃以陳邊事爲名奏鎮巡官之罪三月詔爲黜大同巡撫都御史何思逮總兵官徐仁等充棟益驕 戊子仇鸞帥師赴大同 嚴嵩以徐階嘗爲夏言所薦忌之中傷之百方一日獨召對語及階嵩徐曰階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蓋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度未可爭乃謹事嵩而益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辛卯命階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夏四月丙寅把都兒辛愛犯遼東新興堡圍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劉棟劉啓基於三道溝祿等皆戰沒備禦指揮王相赴援大戰於寺兒山殺傷相當敵舍去千戶葉廷瑞帥百人助相明日相裹創復邀敵於蠟黎山殊死鬪矢竭與麾下將士三百人皆死之廷瑞被創死復蘇敵亦引退 丙子倭寇浙江 孫應奎言自臣入都至今計正稅加賦餘鹽五百餘萬外他所搜括又四百餘萬而所出自諸邊年例二百八十萬外新增二百四十五萬有奇脩邊振濟諸役又八

百餘萬帝以耗費多疑有侵冒分遣科道官往諸邊覈實五月給事中徐公遴劾應奎麤疎自用遂改南京工部尚書應奎初以風節自勵晚官戶部一切爲苟且計功名大損 甲申召仇鸞還 戊申倭陷黃巖 六月給事中袁洪愈劾檢討梁紹儒阿附權要文選郎中白璧招權鬻官吏部尚書萬鏗侍郎葛守禮不檢下詔切責鏗守禮下璧錦衣獄斥紹儒於外紹儒嚴嵩私人也 秋七月丙申免陝西被災夏稅 浙江倭寇日劇大奸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爲之主謀海中巨盜襲倭服飾旗號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廷議復設巡視大臣壬寅命山東巡撫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移俞大猷寧台諸郡參將 初仇鸞與嚴嵩約爲父子已而鸞挾寇得帝重嵩猶兒子蓄之寢相惡嵩密疏劾鸞帝不聽而頗納鸞所陳嵩父子過少疏之嵩當入直帝不召嵩見徐階呂本入卽與俱至西華門門者以非詔旨格之嵩還第與世蕃對泣鸞恃寵凌嵩獨

憚陸炳炳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私出金錢結鸞所親愛得其陰私  
嵩乃結炳共圖鸞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階密疏發鸞罪狀帝  
命炳跡之炳乃盡發鸞不軌事帝大驚八月乙未收鸞大將軍印鸞  
方疽發於背憂懼死乙亥剖鸞棺剉其屍傳首九邊遣所乘龍舟過  
海子召嵩載直西內如故嵩以階與鸞嘗同直欲因以傾階已聞鸞  
罪發自階乃愕然止而忌階益甚帝既誅鸞益重階數與謀邊事時  
議減鸞所益衛卒階言不可減又言京營積弱之故卒不在乏而在  
宥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禴帝始格於嵩  
久而皆用之 己卯俺答犯大同分掠朔應山陰馬邑九月乙酉犯  
山西三關壬辰犯寧夏 丁酉河決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運道  
淤阻五十里總河都御史曾鈞請濬劉伶臺至赤晏廟八十里築草  
灣老黃河口增高家堰長堤繕新莊等舊牐以遏橫流從之 庚子  
戎政侍郎蔣應奎左通政唐國卿以冒邊功杖於廷 癸卯罷各邊

馬市 冬十月南京御史王宗茂言嚴嵩本邪詔之徒久持國柄作威作福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又任私人萬家爲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輸資南返輦載珍寶不可數計廣市良田徧於江西數郡府第之後積石爲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爲子孫百世計蓄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募朝士爲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爲之爪牙助其虐斃夫天下之所恃以爲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安得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剋軍之饜或缺伍而不補或踰期而不發兵安得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爲臣下專權夫今日之專權孰有過於嵩者哉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嵩得預爲地詔以宗茂誣詆大臣謫

平陽驛丞宗茂拜官甫三月疏上自謂必死及得貶恬然就道蒿怒未釋奪其父橋官 己未兵部尙書趙錦坐仇鸞黨戍邊起翁萬達代之未聞命卒年五十五萬達事親孝父沒負土成墳好談性命之學與歐陽德羅洪先唐順之王畿魏良政善通古今操筆頃刻萬言爲人剛介坦直勇於任事履艱危意氣彌厲臨陳常身先士卒尤善御將士得其死力嘉靖中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竅者萬達稱首 壬戌免江西被災稅糧 商大節故部曲石鏗孫九思等數百人伏闕訟冤章再上張時徹等言大節爲逆鸞掣肘以底於法乞順羣情赦之帝怒鐫時徹二級大節竟卒於獄 石邦憲復以計購烏朗土官田興邦等斬吳黑苗蜡爾山苗患始息 提督光祿寺中官杜泰乾沒歲鉅萬十二月少卿馬從謙發之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劾泰如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齋醮而從謙奏頗及其事泰因誣從謙誹謗帝怒下從謙及泰錦衣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證帝益

怒改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謫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遠邊詔廷杖八十戍煙瘴泰以能發謗臣罪宥之丁巳從謙竟死杖下給事中李用敬請開膠萊新河給事中賀涇御史何廷鈺亦以爲言詔廷鈺會山東撫按官行視旣而以估費浩繁報罷廢青浦縣孝烈皇后之祔廟也帝獨銜楊思忠每當遷輒報罷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帝摘疏中語詰爲不成文曰思忠懷欺不臣久矣杖百斤爲民餘皆奪俸己卯侍郎吳鵬振淮徐水災鮑象賢調集土漢兵七萬人廣集糧運剋期進勦元江爲必取計那鑑懼仰藥死象賢檄百戶汪輔入城撫諭其衆獲戕殺土官及布政使之阿捉光龍光色等並誅之鑑子恕獻所掠鎮沅府印及所占那旂封鑾等村寨詔廢恕貸其死命那從仁統其衆仇鸞死帝乃思楊繼盛言由諸城知縣三遷復爲兵部員外郎嚴嵩尤惡鸞心善繼盛欲驟貴之而繼盛惡嵩甚於鸞抵任甫

一月草疏劾嵩齋三日乃上疏言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十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

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卽潛送世蕃所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冒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躡掌工部總兵陳圭洊統後府巡按黃如桂驟亞太僕旣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拔其私黨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以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鸞冒禽哈舟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句賊而嵩世蕃復句鸞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情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



夔臨死大呼曰嵩誤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腴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掎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疏巧彌縫者爲才能勵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尙貪嵩好諛天下皆尙諂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做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主出納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

王宗茂劾嵩之疏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  
嵩之鷹犬也畏廠衛緝訪則令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結嵩諸孫之  
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嵩之瓜葛也畏科道多言進士非其  
私屬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  
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饋贐相屬所有愛憎授之論刺歷俸五  
六年無所建白卽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嵩是陛下之耳目  
皆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有如學詩輩亦可懼也令  
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致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爲布置  
連絡蟠結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嵩之心膂也  
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  
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  
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典輕  
則勒致仕內賊旣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

膽矣疏入嵩摘召問二王語密構於帝帝大怒下繼盛錦衣獄嵩屬陸炳究主使階戒炳曰卽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謝公所罪左右耳公奈何顯結宮邸怨嵩懼得寢炳詰繼盛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獄上杖之百令刑部定罪繼盛創甚夜半始蘇刑部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屬坐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尙書何鼈遂不敢違如嵩指成獄 總督湖廣貴州四川軍務侍郎張岳卒於沅州喪歸沅人迎哭者不絕已敘功復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襄惠岳博覽工文章經術湛深不喜王守仁學以程朱爲宗

自莊敬太子薨帝惑陶仲文二龍不相見之說諱言建儲會有詔二王出邸同日婚禮部尙書歐陽德以裕王儲貳不當出外疏言曩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宣宗孝宗以兄婚弟始出外府今事與太祖同請從初制帝不許德又言會典醮詞主器則曰承宗分藩則

曰承家今裕王當何從帝不悅曰旣云王禮自有典制如若言何不  
竟行冊立耶德卽具冊立儀上帝滋不悅然終諒其誠二月乙卯裕  
王婚戊午景王載圳婚 歐陽必進奏辨嚴效忠冒功事章下兵部  
武選郎中周冕言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  
武會試未第咨兩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陳圭奏黎賊平遣效忠  
報捷授錦衣試所鎮撫未踰月嚴鵠言兄效忠曾斬首七級并功加  
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僞方將覈  
實以聞嚴世蕃乃自創一橐付臣屬臣依違題覆臣觀其橐率誕謾  
舛戾如云效忠曾中武舉則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  
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皆幼無名效忠者  
如云效忠斬首七級則當時諸將俱無斬獲功何宰相一孫獨勇冠  
三軍如云效忠對敵脛臂受創則自臨陳至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  
萬里軍情卽能馳報如云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則鵠代職之日何

以止告不能受職如云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云效忠功當并論則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偏令司官奉行臣悉心廉訪蓋初未有效忠其人赴軍門聽用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豪實蹟也必進既嵩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今嵩不惟咨送又詭託姓名破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國相輩何怪其效尤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疏上嵩父子大懼力爲彌縫帝責冕報復下錦衣獄拷訊斥爲民 甲子倭犯温州參將湯克寬擊敗之 壬申俺答犯宣府參將史略戰死 三月丁丑朔振陝西饑 陳圭娶仇鸞妹而深嫉鸞鸞數短於帝幾得罪及鸞敗圭以此見重命總京營兵 辛巳吉能犯延綏殺副總兵李梅 壬午兵部侍郎楊博巡邊初俺答薄都城由

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爲備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  
甲申振山東饑 雲南清軍御史陳錦言臣伏見日食元日變異  
非常又山東徐淮仍歲大水四方頻地震災不虛生昔太祖高皇帝  
罷丞相散其權於諸司爲後世慮至深遠也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  
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頃夏言以貪暴之資恣睢其間巖嵩又以  
佞奸之雄繼之怙寵張威竊權縱欲事無鉅細罔不自專人有違忤  
必中以禍百司望風惕息天下事未聞朝廷先以聞政府白事之官  
班候於其門請求之賂輻輳於其室銓司黜陟本兵用舍莫不承意  
指邊臣失事率朘削軍資納賊嵩所無功可以受賞有罪可以追誅  
至宗藩勳戚之襲封文武大臣之贈諡其遲速予奪一視賂之厚薄  
以至希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號不倫廉恥掃地有臣所不忍言  
者陛下天縱聖神乾綱獨運自以予奪由宸斷題覆在諸司閣臣擬  
旨取裁而已諸司奏稟並承命於嵩陛下安得知之今言誅而嵩得

播惡者言剛暴而疏淺惡易見嵩柔佞而機深惡難知也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乎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伺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敗露者少厚賄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靜意向無不先得故稱旨者多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政府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受其讐陛下豈誠以嵩爲賢邪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惟貨賄是斂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直陳四方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以愁困自二十九年之後外寇陸梁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饟搜天下之遺逸以任將行不次之賞施莫測之威以風示內外矣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爲陛下寬宵旰憂者蓋緣權臣行私將吏風靡以培克爲務以營競爲能致朝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

當功罰不當罪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承德於左右欲遏戎寇則將士不足禦侮於邊疆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又虞將作陛下躬稟至聖憂勤萬幾三十二年於茲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察祖宗立法之微念權柄之不可使移紀綱之不可使亂立斥罷嵩以應天變則朝廷清明法紀振飭寇戎雖橫臣知其不足平矣時楊繼盛以劾嵩得重譴周冕爭冒功事亦下獄帝方蓄怒以待言者錦疏至手批其上謂欺天謗君遣使逮治復慰諭嵩備至錦父廣西參議墳投劾罷錦萬里就徵屢墮檻車瀕死者數比至下錦衣獄拷訊榜四十斤爲民 甲辰俺答犯宣府副總兵郭都戰死 閏月總督三邊尙書王以旂卒贈少保諡襄敏以旂在鎮六年脩延綏城堡四千五百餘所又築蘭州邊垣比卒軍民爲罷市 韓王融燧懲宗室之橫頗繩以法不逞者怨之襄陵王融焚及諸宗二百餘人訐奏王奸利



事勤無實革融焚等祿 兵部尙書聶豹請築京師外城從之 汪直句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瀕海數千里同時告警賊陷寧波昌國衛俞大猷擊卻之蘇州同知任環禦賊寶山洋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始遁去夏四月陷紹興臨山衛轉掠至松陽知縣羅拱辰力禦賊而大猷邀諸海斬獲多尋又犯太倉環卽馳赴遇賊短兵接環身被三創宰夫徐佩捍環出佩遂死環裹創出海擊賊怒濤作操舟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賊陷上海及南匯吳淞二所寇嘉興五月浙江參政潘恩按部海鹽湯克寬亦至賊圍之數匝恩克寬與僉事姜廷頤力拒賊不能克已陷乍浦城及綦嶼所掠奉化寧海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火焚之賊半死餘奪圍遁環連戰陰沙寶山南沙皆捷賊留內地三月餘蘇松寧紹諸衛所州縣被焚掠者二十餘處六月剿掠厭悉歸大猷逐賊海中焚其舟五十廷議以將士無紀律設大將統制之乃

進克寬副總兵駐金山衛提督海防諸軍擢環僉事賊三百人在南沙舟壞不能去克寬列兵守之 總督二邊侍郎賈應春言諸邊間諜不通寇入莫測所向往往無所不備兵分勢孤以致失事夫寇將內犯必聚衆治器腊肉飼馬傳箭祭旂其形先露而我民被掠者間亦臨邊傳報頗有左驗使邊臣厚以官賞令密偵候視漫然散守者功相十百乃定賞格以請帝立從之 楊博還督京城九門因寇警歲以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須鎮靜奈何先自擾罷其令 秋七月戊午俺答大舉入寇犯渾源靈邱廣昌乙丑河套諸部入延綏殺掠五千餘人賈應春督諸將邀擊獲首功二百四十己巳俺答急攻插箭浮圖等峪固原游擊陳鳳寧夏游擊朱玉帥兵赴援大戰卻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峙已駐鄜延二十日延慶諸城屠掠幾徧 庚午河南賊師尙詔反陷歸德檢校董倫率民兵巷戰手刃數賊與其妻賈氏俱死之賊西陷柘城聞舉人陳聞詩名劫爲帥誘說百

端不屈引其家數人斬之曰不從滅而族聞詩給曰必欲吾行毋殺人毋縱火賊許諾擁以行聞詩遂不食二日至鹿邑賊陷其城聞詩乘間自縊 八月丙子小王子犯宣府赤城堡 師尚詔之西也歸德舉人沈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爲守具賊還偪見有備去奸人倡言屠城將驅掠居民鯉請諭止之衆始定

初嚴嵩以萬鏜同年引爲吏部尚書鏜每事委隨又頗通饋遺會撫治鄖陽都御史缺鏜以趙文華名上給事中朱伯辰劾文華貪佞下部改推文華言納言之職例不外推鏜意在出臣又嗾所親伯辰論劾欲去臣且鏜以侍郎起用乃朦朧奏二品九年滿得加太子少保又以不得一品面謾腹誹無大臣禮帝怒遂與伯辰並斥爲民 丙申師尚詔攻太康都指揮尚允紹與戰於鄢陵敗績賊走霍山允紹邀擊之爲所圍諸軍莫敢進副使曹邦輔斬最後者士卒競進賊大潰禽斬六百餘人 戊戌振山東災免稅糧 倭劫金山衛及崇明

嘉定 俺答以萬騎入大同縱掠神池利民八角諸堡巡撫山西都御史趙時春帥馬步兵往禦之九月丙午至廣武諸將畢會諜報寇騎二千餘去兩舍時春擐甲欲馳總兵官李淶固止之時春大言曰賊知吾來必遁緩追卽不及遂策馬前及於大蟲嶺伏兵四起敗績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卒繼之上得免淶及參將馮恩等皆力戰死一軍盡覆時春善騎射好談兵憤將帥避寇不擊爲督撫者安居堅城不躬自搏寇思欲以武功自奮遂至於敗 師尙詔攻掠宿州官軍追至五河縣擊敗之尙詔走莘縣 俺答等先後出塞總督宣大侍郎蘇祐以大捷聞爲巡按御史毛鵬所發聶豹言寇雖有所掠而我師斬獲過當實上元垂祐陛下威靈所致宜擇吉祭告論功行賞帝喜辛酉以敵退告謝郊廟進秩任子者數十人 冬十月甲戌朔振河南山東饑 初常熟知縣王鈇之官海濱多大猾匿亡命作奸鈇悉貫其罪語之曰何以報我咸請効死乃立耆長部署子弟得數百

人合防卒訓練縣無城帥士卒城之及是倭來薄禦卻之 獲師尙  
詔於莘縣庚子伏誅 辛丑京師外城成 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  
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  
銀一分翦楮夾其中不可辨乃用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  
兼行分爲三等上者七文下者二十一文各當銀一分鑄洪武至正  
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嘉靖錢千萬錠錠五千文悉禁私造濫惡錢  
不行十一月以民間錢少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俸糧  
小錢行久驟革之民頗不便而內庫錢給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  
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與民民益騷然

三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以賀疏違制杖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於  
廷 康妃杜氏薨裕王生母也歐陽德奏喪儀請輟朝五日裕王主  
喪事遵高皇帝孝慈錄斬衰三年帝謂當避君父之尊嚴嵩言自孝  
慈錄後久無是事及茲當作則垂訓於後帝命比賢妃鄭氏故事輟

朝二日賜諡榮淑葬金山 寧國知府羅汝芳入覲勸徐階聚四方  
計吏講學階遂與歐陽德聶豹侍郎程文德大會四方之士於靈濟  
宮與論良知之學赴者五千人 官軍圍倭於南沙五閱月不克會  
新倭大至戊辰官軍敗舊倭潰圍出移舟寶山湯克寬追敗之南家  
嘴賊轉掠華亭上海嘉定 二月庚辰官軍敗績於松江巡撫應天  
都御史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畏賊不俟代去下獄除名 饒陽王  
充燾與代王廷琦互訐前後勘官莫能判山西巡撫都御史侯鉞奏  
奪充燾祿充燾怒不承認遣司禮少監王臻卽訊充燾乃伏三月下  
法司錮高牆 時連歲大禳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籍論者  
謂錢法不通使然御史何廷鈺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文當銀一分  
戶部執不從廷鈺訐奏尚書方鈍郎中劉爾牧帝怒杖爾牧削其籍  
采廷鈺議命從民便然諸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竟不復用民間競  
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古錢並行焉 沐朝弼嗣封黔國公 禮部尚

書歐陽德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乙丑倭犯通泰餘衆入青徐界  
大江南北漕艘幾阻總督漕運侍郎鄭曉請發帑金數十萬造戰舸  
築城堡練兵將積芻糗詔從之俞大猷擊倭之在寧波普陀山者賊  
然火毬擲官兵武舉火斌輒手接之還燒賊舟賊退屯山中斌直擣  
其營多殺傷半登後軍不繼賊突出斌被禽不屈賊支解之所屬三  
百人皆死官爲建祠曰忠勇斌真之裔孫也 夏四月甲戌振畿內  
饑 倭陷嘉善縣乙亥犯嘉興都指揮周應楨等戰死乙酉賊陷崇  
明知縣唐一岑死之五月壬寅賊薄蘇州府城閉鄉民繞城號任環  
盡納之全活數萬計副將解明道擊退賊賊尋陷崇德縣丁巳南京  
兵部尙書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討倭便宜  
行事撥山東民兵及青州水陸槍手千人赴淮陽聽經調用 河東  
巡鹽御史宋儀望請開桑乾河通宣大鑿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甕  
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流千餘里入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

石宣府黑龍灣石崖稍險然不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  
易曩大同巡撫侯鉞嘗乘小艇赴懷來歷卜村黑龍灣又自懷來泝  
流載米三十石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空運率三十石致  
一石儀望疏至下廷議聶豹請從之工部尙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  
重遂報罷 癸亥彗星見天權旁犯文昌行入近濁積二十七日而  
沒 俺答犯寧夏六月癸酉犯大同總兵官岳懋中伏力戰死 倭  
由吳江掠嘉興還屯柘林縱橫往來若入無人之境王忬方視師閩  
中諸將盧鏗等頻失利趙炳然劾忬帝特宥之忬因請築嘉善崇德  
桐鄉德清慈谿奉化象山城而卹被寇諸府 己丑刑部侍郎陳儒  
振大同軍士 秋七月俞大猷敗倭於吳淞所 時帝益求長生日  
夜禱祠簡文武大臣駙馬都尉鄔景和尚書李默都督陸炳侍郎郭  
朴等入直西苑供奉青詞四方奸人王金藍道行藍田玉龔可佩之  
屬咸以燒鍊符籙蠱帝陶仲文恩寵日隆士大夫或緣以進景和以



不諳玄理辭帝不悅 八月應天巡撫都御史兼提督軍務屠大山以疾免尋坐失事下錦衣獄爲民 癸未倭犯嘉定官軍敗之庚寅復戰敗績 中國奸民利倭賄多與通通州人顧表者尤桀黠爲倭導以故營砦皆據要害盡知官兵虛實鄭曉懸重賞捕表戮之募鹽徒驍悍者爲兵增設泰州海防副使築瓜州城廟灣麻洋雲梯諸海口皆增兵設堠九月破倭於通州連敗之如皋海門襲其軍呂四圍之狼山前後斬首九百餘賊潰去曉上言武健才諳之徒困無所逞甘心作賊非國家廣行網羅使有出身之階恐有如孫恩盧循輩出乎其間禍滋大矣洪武時倭寇近海州縣以高皇帝威靈兼謀臣宿將築城練兵經略數年猶未乂安乃招漁丁島人鹽徒番戶數萬人籍爲水軍又遣使出海宣布威德久之倭始不爲患今江北雖平而風帆出沒倏忽千里倭恃華人爲耳目華人借倭爲爪牙非詳爲區畫後患未易弭也帝頗采納之 有事清馥殿在直諸臣俱行釐祝

禮鄔景和不俟禮成而出已賞賚諸臣景和與焉疏言無功受賞懼增罪戾乞容辭免俾洗心滌慮以效他日馬革裹尸銜環結草之報帝大怒謂詛呪失人臣禮削其職黜歸崑山 丁卯俺答把都兒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攻牆百道並進警報日數十至京師戒嚴帝憂甚數遣騎偵總督薊遼保定侍郎楊博博環甲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力禦帝大喜冬十月馳賜緋豸衣犒軍萬金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牆官軍斷一人腕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遁去 初山西人呂鶴與邱富以左道惑衆富叛降俺答爲之謀主鶴遣其黨闌出塞外引寇入犯爲偵卒所獲總督宣大山西侍郎許論遣兵捕鶴並誅其黨初翁萬達築邊牆六百里里建一墩臺於牆內後以兵少牆不能守盡撤而守臺論言兵旣守臺則寇攻牆不得用其力及寇入牆率震駭逃散請改築於牆外每二百步建一臺俾矢石相及去牆不得越二

十步趾方四丈五尺其顛損三之一高亦如之上置女牆營舍守以壯士十人築月城穴門通出入度工費不過九萬金數月而足詔立從之倭寇嘉善圍嘉興劫秀水歸安副使陳宗夔及湯克寬與賊戰不利百戶賴榮華中礮死嘉善知縣鄧植棄城走賊入城大掠十一月改張經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倭二萬據柘林川沙窪抄掠四出其黨復踵至經日選將練兵爲擣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俟狼土兵至用之初容美土官田世爵與向元楫累世相讎誣陷之發兵盡俘向氏籍其土陰與龍潭宣撫司黃俊等謀叛乃詔湖廣川貴總督并節制容美十四司俊據支羅洞寨與子中及羣盜李仲實等恣行於雲陽奉節間十二月副使熊達等計禽俊與仲實俊死於獄中自縛出降執餘黨譚景雷等自贖帝命戮俊屍梟其首仲實等論斬中謫戍而賞有功者

三十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倭奪舟犯乍浦海寧陷崇德縣轉掠塘棲

新市橫塘雙林等處攻德清殺裨將梁鶚等 二月俺答犯薊鎮參

將趙傾葵戰死 聶豹嘗爲華亭知縣識徐階於童子中而嚴嵩其

鄉里故帝倚之甚西北邊數遭寇東南倭又起豹無應變才所條奏

皆虛文漸不得帝意會趙文華條禦倭七事首請遣官望祭海神於

江陰常熟次令有司掩骼輕徭次增募水軍次蘇松常鎮民田一夫

過百畝者重科其賦且預征官田稅三年次募富人輸財力自效事

定論功次遣重臣督師次招通番舊黨並海鹽徒易以忠義之名令

偵伺賊情因以爲間致仕侍郎朱隆禧亦請設巡視福建大臣開海

濱互市禁豹悉格不行帝大怒切責豹震懾請罪乃議行文華所條

五事而力辨遣重臣增田賦開市禁之非丙戌帝再下詔譙讓降豹

俸二級而用嵩言卽遣文華祭告海神兼區處防倭頃之豹竟以中

旨罷 打來孫復犯薊州周益昌擊卻之 貴州臺黎砦苗關保倡

亂四川容山廣西洪江諸苗應之遠近騷然撫勦莫能定二月總兵

官石邦憲與湖廣兵分道討破之傳檄十八砦許執首惡贖罪諸苗聽撫設盟受約而還倭自三丈浦分掠常熟江陰甲寅蘇松兵備副使任環與王鈇指揮孔燾分統官兵兵三千破其巢於南沙斬首百五十有奇焚舟二十七餘倭皆遁田州土官婦瓦氏以狼兵應調至蘇州勦倭欲速戰張經不可東蘭諸兵繼至經以瓦氏隸副總兵俞大猷以歸順思恩東莞兵隸參將湯克寬以東蘭那地南丹兵隸游擊鄒繼芳分鎮金山衛乍浦閩港擒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趙文華恃嚴嵩內援恣甚經與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不附也巡按御史胡宗憲獨附之文華悅因相與力排二人夏四月倭犯金山大猷戰失利犯嘉興宗憲中以毒酒死數百人狼兵稍有斬獲功文華厚犒之使進勦至漕涇戰敗亡頭目十四人文華恚趣經進兵經曰賊狡且衆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再三言經守便宜不聽戊子俺答犯宣府參將李光啓被執不屈死保靖宣慰彭蓋

臣承順宣慰彭明輔彭翼南先後至蘇松趙文華復趣張經進兵經慮文華輕淺洩師期不以告文華益怒密疏劾經糜饟殃民畏賊失機惑湯克寬言欲俟倭飽颺勦餘寇報功宜亟治以紓東南大禍是日經破倭石塘灣五月甲午朔倭突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保靖兵先進大猷督承順兵爲繼由泖湖趨平望以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大破之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自軍興以來稱戰功第一時新倭復大至賊三十餘艘突青邨所與南沙小烏口浪港諸賊合犯蘇州陸涇壩直抵婁門敗南京都督周于德兵乙巳賊分爲二北掠滸墅南掠橫塘延蔓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餘皆從賊者賊戰則驅之爲軍鋒法嚴人皆致死帝得文華疏以問嚴嵩對如文華指且謂蘇松人怨經帝怒己酉下詔逮經及克寬巡撫應天都御史周琬代爲總督王江涇捷奏至李用敬偕同官閻望雲等言王師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

帝大怒曰經欺誕不忠聞文華劾方一戰用敬等黨奸杖於廷人五十斥爲民已而帝疑之以問嵩嵩言徐階呂本江浙人皆言經養寇不戰文華宗憲合謀進勦經冒以爲功因極言二人忠帝深入其言經克寬逮至並論死經備陳進兵始末且言任總督半載前後俘斬五千乞賜原宥帝不省 盧鏗督保靖土兵及蜀將陳正元兵擊賊張莊焚其壘追擊之後港爲賊所敗 俞大猷任環大敗賊陸涇壩焚舟三十餘又遮擊其自三丈浦出海者沈七舟賊乃退泊三板沙他倭犯吳江大猷環又邀破之鶯脰湖賊走嘉興 常熟知縣王鈇及里居江西參政錢泮追倭於上滄港並死之 先是韃靼入威遠伏驍騎鹽場而以二十騎挑戰陽和衛總旂馬芳知其詐用百騎薄伏所三分其軍銳以次擊之奮勇跳盪敵騎辟易十里斬首凡九十級已復禦之新平寇營野馬川剋日戰芳度寇且遁急乘之斬級益多衆方賀芳遽策馬曰賊至矣趣守險而身斷後頃之寇果鬪至芳

戰益力寇乃去亡何戰泥河復大破之六月論功擢芳都指揮僉事  
充宣府游擊將軍 三板沙倭掠民舟將遁任環俞大猷追擊於馬  
蹟山禽其魁別部屯嘉定者火爇之盡死金涇許浦白茅港賊俱出  
海大猷追及於茶山焚五舟賊走保馬蹟山三板沙將士復追及壞  
其三舟他倭據江陰蔡涇閘分衆犯塘頭知縣錢鏞戰九里山死之  
副使王崇古擊之夏港追殲之靖江賊遂走官兵分擊於馬蹟馬圖  
寶山颶風作賊舟多覆 趙文華劾周琬李天寵薦胡宗憲壬午勒  
琬天寵爲民南京戶部侍郎楊宜代琬總督軍務而超擢宗憲僉都  
御史代天寵爲巡撫鑄督察軍務關防卽軍中賜文華文華威出總  
督上宜懲張經禍曲意奉之文華視之蔑如益顛倒功罪易置文武  
大吏惟所愛憎納賄賂不貲牽制兵機紀律大乖將士人人解體賊  
寇愈熾 四川宜賓苗亂秋七月巡撫都御史張臬討之武生劉顯  
陷陳手格殺五十餘人禽首惡三人諸軍繼進賊盡平顯由是知名



俺答數犯宣薊朝廷再下賞格購其首萬金爵伯獲邱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富等在敵中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構宮殿墾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趙全教敵益習攻戰事俺答愛之甚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倭六十七人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歙縣至績谿旌德過涇縣乙巳陷南陵流劫蕪湖燒南岸奔太平犯江寧鎮丙辰徑侵南京兵部尙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倭紅衣黃蓋帥衆犯大安德門及夾岡越二日趨秣陵關而去入溧水縣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御史葉恩追論李天寵失事胡宗憲亦言天寵縱寇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天寵逮下獄論死播州宣慰楊烈殺長官王黼黼黨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與石邦憲討平之柘林倭爲官軍所擊沈二十餘舟餘賊退登陸八月任環遭母喪詔奪情賊汎舟出海環與僉事董邦政及俞大猷分擊獲九舟賊又遭風壞二舟餘三

百人登岸走據華亭陶宅鎮 倭在溧水者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由太湖出一晝夜奔八十餘里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進至澹墅壬辰應天巡撫都御史曹邦輔督王崇古董邦政及把總婁宇等擊敗之賊走太湖追及之楊林橋盡殲其衆副將何卿勦賊師潰邦輔援之以火器破賊舟前後俘斬六百餘人趙文華欲攘其功邦輔捷書先奏文華大恨乃大集浙直兵與胡宗憲親將之約邦輔合擊倭於陶宅九月乙未營於松江之甌橋倭悉銳來衝文華兵先潰遂大敗邦輔進攻亦敗文華奏邦輔避難擊易致後師期楊宜亦劾邦輔故違節制給事中夏棻孫濬爭之邦輔得無罪 丙午俺答大舉犯大同宣府參將丁碧戰死戊午犯懷來京師戒嚴辛酉參將馬芳敗寇於保安進左都督偏裨加左都督自芳始 倭出沒台州外海都指揮王沛敗之大陳山賊登山官軍焚其舟盧鏜禽其酋林碧川等餘倭盡滅 免江北山東被災秋糧 張經既逮周璠楊宜節制不行

狼土兵肆焚掠東南民益困楊允繩言近者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  
非官不尊權不重也督撫洩任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  
苴名候禮及俸滿營遷避難求去犯罪欲彌縫失事希庇覆輸賄載  
道爲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撫  
醜顏以接下上下相蒙風紀莫振不肖吏又乾沒其間指一科十子  
遺待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盜隱憂不止海島間也 冬十月陶宅倭  
夜屯周浦永定寺官兵四集進圍之時柘林失風賊九舟巢於川沙  
窪糾合至四十餘艘勢猶未已曹邦輔劾俞大猷縱賊帝怒奪其世  
廕責取死罪招立功自贖 庚寅殺總督都御史張經巡撫副都御  
史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繼盛繫三載帝無意殺之嵩揣帝必  
殺經天寵因附繼盛名並奏得報繼盛妻張氏伏闕上書乞代夫死  
嵩屏不奏繼盛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  
留作忠魂補三人死天下寃之給事中吳國倫刑部郎中王世貞兵

部員外郎王遴經紀繼盛喪先後皆爲嵩所陷世貞忬之子也 倭  
二百人自樂清登岸流劫黃巖仙居奉化餘姚上虞被殺擄者無算  
辛卯掠寧波犯會稽歷五十日至嵎縣始滅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  
食之 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遷大理寺卿給事中楊巍言東南倭患  
方劇參贊巡撫俱論罪褒善獨倖免又賁緣美遷請并吏部罰治帝  
怒停文選官俸還褒善故官巍既忤吏部遂出爲山西僉事 倭犯  
舟山指揮閔溶等敗死庚申犯興化泉州 周浦圍急賊乘夜東北  
奔游擊將軍曹克新邀斬百三十級閏月賊與川沙窪賊合諸軍日  
夜擊之賊焚巢出海俞大猷偕王崇古入洋追之及於老鶴觜焚巨  
艦八斬獲無算餘賊奔上海浦東 丁丑免畿內水災稅糧 十二  
月甲午開山東四川銀礦 壬寅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渭南華  
州朝邑三原蒲州尤甚或地裂湧泉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  
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數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溢華山

終南山鳴河清數日官吏軍民壓死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尙書韓邦奇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國子監祭酒王維楨與焉事聞贈邦奇太子少保謚恭簡華陰訓導張後覺署縣事救災扶傷人胥悅服 趙文華自瓢橋之敗氣奪欲委責去會俞大猷破賊海洋遂以寇息請還朝帝悅許之 楊宜以狼兵徒剽掠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漕卒河南毛兵比客兵大集宜不能馭川兵與山東兵私鬪幾殺參將酉陽兵潰於高橋奪舟徑歸蘇州 倭屯新場任環與都司李經等帥永順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永順土官田蓄田豐等皆死之 楊允繩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寺劾署丞胡膏僞增物直下法司按問膏言玄典隆重所用品物不敢徒取充數允繩憎臣簡別太精斥言齋醮之用取具可耳何必精擇其欺謗玄脩如此帝遂大怒下允繩及膏錦衣獄何鼈當允繩儀仗內訴事不實律絞帝命仍與巽言杖於廷巽言奪三官膏調外任膏尋

以貪墨被劾誅言者數奏南京諸營耗亡之弊詔立振武營簡諸營銳卒充之益以淮陽趨捷者江北舊有池河營專城守護陵寢二營兵各三千領以勳臣別設場團練

明紀卷第三十四

平益關工... 卒與南手兵... 大興宜不... 陣前... 軍... 少... 奇南京... 奇南京...